

恩福

BLESSINGS

Vol. 6 No. 1 總18

信仰在文化扎根 文化藉信仰更新
Christian Faith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信仰與文化融合的見證人——晏陽初

Witness to the Fusion of Faith and Culture: Y.C. James Yan

淺談文化使命與文化宣教

Reflection on Cultural Mandate and Cultural Mission

罪的奧秘（一）——根源之謎

The Mystery of Sin (1): Origins

淚盡與血盡（三）

Tragedy of Tears vs. Tragedy of Blood (3)



目錄 Contents

信仰與文化融合的見證人——晏陽初1
Witness to the Fusion of Faith and Culture:
Y.C. James Yan 李靈

淺談文化使命與文化宣教 4
Reflection on Cultural Mandate and Cultural
Mission 王志勇

細胞移植專家看聖經 7
A View of the Bible from an Expert of
Cellular Transplantation 曾亦軍

淚盡與血盡 (三) 8 周小安
Tragedy of Tears vs. Tragedy of Blood (3)

罪的奧秘 (一) ——根源之謎 10
The Mystery of Sin (1): Origins 劉宗坤

“美育代宗教”的文化歧路 12
Aestheticism in place of Religion: A Cultural
Deviation 胡春林

十九世紀的傳教士與中美關係 16
19th Century Missionaries and Sino-
American Relations 賀璋瑢

從《西遊記》看生命掙扎 18
Human Struggle Demonstrated in “Journey
to the West” 王人義

沒有出路的激情——電影〈青紅〉解
讀 20
Passions Leading to Desperation: The
Movie Qing Hong 石衡潭

無限恩光憶華年 23 李民舉
Grace Unlimited: My spiritual Odyssey

文學護教大師魯益師 24
Apologist in Literature: C.S. Lewis 編輯室

那最精采的故事 封底
That Most Fantastic Story 蘇卿

恩福

2006年1月 第六卷第一期 總 18
出版者：恩福基金會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701 S. Atlantic Blvd. Suite 303,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S.A.

Tel./Fax. (626) 308-3530

e-mail: theblessingsf@yahoo.com

Website: www.bf21.org

會長／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劉良淑
電腦美編 夏訓智
編輯 莊光梓
行政 林雪騰
編輯委員 王忠欣、李靈、呂沛淵、莊祖鯤、
陳俊偉、陳惠琬、陳愛光、張路加、
遠志明、蔡茂堂、劉同蘇、謝文郁
(按筆劃順序)

本刊自由索閱，建議奉獻：\$15(一年四期)。

索閱單請影印本期 22 頁

奉獻支票請開：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立場不代表本刊。
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The Blessings, Vol. 6, No.1, Jan., 2006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Managing Editor: Liang-Shwu Chen

Computer and Design Editor: Harris Ha

Editor: Julie Chuang

Published quarterly by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Post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701 S. Atlantic Blvd. Suite 303,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S.A.

ISSN# 1543-0936

恩福基金會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異象 推動文化宣教 耕耘華人心田

信仰 本基金會篤信聖經為真神啓示，原稿毫無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並接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近日福音派的信仰告白。

Our Vision

Ploughing the Field of Chinese Culture
Preparing Hearts for the Gospel

Our Confession

We accept the Bible as the inerrant revelation of God, guiding faith and living. We also accept the creeds of the early churches and the evangelical confessions.

信仰與文化融合的見證人——晏陽初

李靈



作者2006年初訪問晏陽初舊居

與晏陽初的名字緊緊相連的就是“平民教育”。在革命不斷、戰火連年的近代中國，能在當時振聳發聵，又留名史冊的“人傑”，若不與“革命”有關，至少也與“改良”沾邊。但“晏陽初”卻是地道的兩不沾：既不是馳騁“抗戰”和“內戰”疆場的英勇，也不是弄權於官場，鼓舌於帷幕的政客。就連“語不驚人誓不休”的文壇巨匠行列也沒有他的份。

可是，一九四三年美國“哥白尼逝世四百年全美紀念委員會”卻將晏陽初評為“對世界文明貢獻較大的十人”之一（其中包括愛因斯坦）。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他被美國舊金山市授予榮譽公民。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又被菲律賓總統馬科斯授予最高的平民“金心獎章”。更有甚者，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結束後，晏陽初雖在國民政府爭取投入更多資源於鄉村教育上失敗，卻在美國成功地遊說了當時的杜魯門總統和國會議員，最終使美國國會通過了“晏陽初條款”，該法案規定，必須將“四億二千萬對華經援總額中，用不少於5%不多於10%的額度，於中國農村的建設與復興。”直到今天，美國國會尚未通過第二個以中國人命名的法案。

晏陽初的成長

晏陽初，原名晏遇春。據〈晏氏族譜〉記

載：“興復，生於光緒十六年庚寅九月十七酉時”，即一八九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但據晏陽初《九十自述》中說：“我一向認為，生於西曆一八九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其父晏樂全，在當地設立私塾教學，因懂中醫，被鄉人稱為“儒醫”。其母吳太夫人，育有四男三女。晏陽初是最小的孩子，不足五歲就到父親的私塾接受啟蒙教育。幼年時期的教育將儒家的民本思想深深地埋在他心底，成為影響他一生的精神來源之一。

由於他幼小就勤奮刻苦，立志向上，父親乃賜字“陽初”，意思是如旭日之處，蒸蒸日上。晏父雖深受儒家文化薰陶，卻也諳習時勢，認為西學乃潮流所趨。故此，毅然將晏陽初送到幾百里外，基督教內地會創辦的西學堂接受教育。晏陽初中學時，不僅初步掌握了數理化、歷史地理和英語，還接受耶穌為救主，受洗成為基督徒。一九一三年高中畢業後，考取香港聖保羅書院，一九一六年，進入美國耶魯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在耶魯求學期間，有幸受教於美國前總統塔夫脫和威爾遜。

華工營的啓示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法兩國為補充勞力缺乏，從中國招募了大量華工到歐洲戰場，從事運送物資、挖掘戰壕、掩埋屍體等繁重的體力勞動。這些勞工多是文盲，萬里迢迢來到異國他鄉，語言不通，精神本已十分苦悶，加上洋人的斥責和打罵，情緒極不穩定。還在耶魯就讀的晏陽初就隻身乘美國軍艦直奔法國布朗（Bologne），在有五千名華工的美軍華工營中，開始了服務的工作。

他與華工朝夕相處，發現他們不但勤勞樸實，還有著非凡的熱忱與智慧。只因沒有受過教育，才陷入貧困和無知，淪為被欺凌、被奴役的境況。於是，他在華工營中辦識字班，用石板加石筆教他們讀和寫。四個月後，這些受教的華工們竟然能寫自己的姓名和簡單的家信，有的還能讀報、記賬。晏陽初大受鼓舞，並將此一教學形式進一步在英法美各國的華工營中推廣，以“開通華工的智慧，輔助華工的道德，聯絡華工的感情”。為此他辦起了《華工週報》，該報成為中國報刊史上最早的工人報刊。這段難忘的經歷，對初登人生舞臺的晏陽初可謂刻骨銘心。

孔子、基督和苦力這“三C”影響了晏陽初的一生。

The three “Cs,” Confucius, Christ and Coolies,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upon the life of Y.C. James Yan.

三C的影響

結合幼年時期的啓蒙與少年確立的信仰，晏陽初確立了一生的方向：“今生今世，我一不做官，二不發財，拋棄一切榮華富貴，要把自己的生命奉獻給勞苦大眾的教育事業，為教育的革命，為奠定國家振興的基礎而出家。”誠如他自己常說的，是“三C”影響了我一生，就是孔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具體說來，就是古代儒家的民本思想、耶穌基督及近代西方傳教士的榜樣、和當下華工的疾苦。

一九一八年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晏陽初矢志完成學業，然後回國，終生為苦難的同胞服務。一九二〇年，他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碩士學位後，於八月十四日重返闊別多年的祖國。到上海後，即赴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主持智育部新設的平民教育科。從一九二〇年冬到一九二二年春一年半內，晏陽初跑了十九省，調查各地的平民教育狀況，瞭解各地普通學校、工讀學校和平民學校，收集教材教具，觀察民衆的生活。一九二一年，他與許雅麗女士結婚。一個放棄高官厚祿、一生獻給平民教育、將在中華大地上永久迴盪的故事，由此拉開了帷幕。



博大宏遠於無聲處

根據十九省的調查結果，晏陽初立即著手於：一、為平民特編四個月就能讀完的“千字課”教科書；二、從上海和長沙招收一千二百名六至四十二歲的學員進行掃盲教育，結果成效卓著。緊接著，在各縣設立平民學校一千七百多所，共招學生五萬七千六百多人。一九二三年二月，晏陽初應用單班教學和掛圖教學法作實驗，又在嘉興用幻燈教“平民千字課”，實驗的效果很好，第一次月考，全都得高分。前國民政府總理熊希齡夫人朱其慧與陶行知一同前往參觀，大受感動。之後特地邀請晏陽初、朱經農、袁觀瀾、胡適、傅若愚討論組織全國總機關，在各地推行平民教育計劃。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日，「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正式成立。第二年八月，晏陽初應邀到北京平民教育總會就職，熊希齡、梁啟超、胡適、蔣夢麟等，都擔任過平民讀書處處長。梁啟超在松坡圖書館設立平民讀書處，親自訓練助教。胡適家的平民讀書處由其長子胡祖望做教員，廚子老媽子都來識字。陶行知家業設立“笑山平民讀書處”，他自己先教長女讀千字

課，再由她教妹妹，然後兩個孫女教祖母。平民教育在這些名流的推波助瀾下，便悄然而迅速地在全國蔓延開來，形成了一個無聲的大革命。

一九二九年，平民教育會決定在河北省定縣進行實驗，按照晏陽初的設想，這個實驗“並不是以教育人民識字為滿足，而要使農業科學普及於農村。計劃發展一個縣為全國的模範。”定縣距北京約二百五十公里，當時全縣人口四十多萬，其中90%是農業人口，在華北地區很具有代表性。晏陽初的這一設想得到定縣仕紳米迪剛的全力支援，並願以其所在鄉為基地。清華大學的農科系也積極回應，願意與平民教育會合作，將他們的研究成果應用於定縣，幫助定縣農民改良農作物和除病害蟲實驗。一時間，平民教育風靡神州，定縣實驗名揚全國，各地精英才子也奮起回應，紛紛投身平民教育，認定這是救國的最佳途徑。

各地精英紛起倣尤

平民教育總會平民文學部主任陳築山，十六歲考中秀才，留學美國十一年，主修政治與哲學，還曾經是國民政府第一屆國會參議院，後任北京法政專科學校校長，與晏陽初長談後，毅然辭去校長一職，投身平民教育。

平民教育總會視聽部主任鄭錦（耿棠），是梁啟超的好友，國立北京藝術專科學校創辦人。晏陽初曾當面問他：你何以只作畫供豪貴讚揚，不用你的生花妙筆表達平民的可憐和困苦？鄭大受感動，半年後辭去校長，參加平民教育。

孫伏園曾是法國留學生，回國後在北京大學任教。他主編的《北京晨報》副刊很受人重視。他對晏陽初說：現在晨報副刊有五千人閱讀。晏陽初提醒他，國內幾萬萬平民正需要有人為他們撰寫他們能看懂的文學，何不到鄉村創造新的平民文學？孫也毅然辭去舊職，到平民教育總會辦起了《農民報》。

熊佛西是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回國後擔任國立戲劇學校校長。受晏陽初的影響，也積極為平民教育總會編寫農村戲劇。學校公職有人接替後，他立即全時間居住定縣鄉間。

瞿世英（菊農）也是哈佛大學博士，回國後志願參加平民教育總會，並願屈就平民文學部幹事。

馮銳（梯霞），是美國康乃爾大學農學博士，回國後曾擔任廣州嶺南大學、南京東南大學教授，也積極回應了晏陽初發起的平民教育，辭去教職，擔任平民教育總會生機教育部主任。

晏陽初沒有標榜自己的信仰，更沒有批判中國文化，然而他的生命卻是信仰與文化的融合。
 Whilst Yan never publicized his faith or was a critic of Chinese culture, his life, however, reflects the fusion of faith and culture.

當時積極投身平民教育的精英才子還有陳志潛、湯茂如、劉拓等。一九二九年，平民教育總會從北京遷往定縣。

抗日戰爭爆發後，總部又遷往四川，在成都、南充、瀘縣等四十二個縣開展平民教育，發動各地學校教師及受過教育的成年人，向五十多萬人講述抗日要旨，同時教他們讀書認字。一九四九年後，晏陽初離開中國，轉道台灣去了美國，“革命走得太快，他的改良只能看著革命的背影黯然神傷”。一九五一年，晏陽初在美國紐約創立世界平民教育委員會，從此他積極奔走在印度、菲律賓、泰國、哥倫比亞、瓜地馬拉、加納等國，指導第三世界國家的平民教育工作，將起初“除文盲、作新民”的口號改為“除天下文盲、作世界新民”。一九六〇年，在菲律賓創辦了“國際鄉村改造學院”，親自任院長，該學院成為培養第三世界國家鄉村建設人才的搖籃。

中國改革開放後，他曾於一九八五年和一九八七年兩次應中國政府邀請回到祖國，一再表示願意在有生之年繼續為中國的建設貢獻自己，並有意重新創辦中國鄉村建設學院。可惜他於一九九〇年病逝紐約，這個願望成了一個莫大的遺憾！

信仰和文化交融的生命

晏陽初在世上度過了非常不平凡的九十七個年頭。他少年立志，青年踐行，終生不渝。他不只在中國擺脫落後免遭凌辱的年代中，與眾不同地看到教化民衆要比政治革命更重要；更是身體力行切實深入農村，並生活在最貧窮落後的民衆中。因此，他能感動當時一批社會賢達精英，一同投身平民教育。這種情形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是絕無僅有。

中國傳統文化確實也有體恤民衆，“愛民如子”甚至“重民輕君”思想，但主要還是從統治或治理的角度來談論“民”的重要性。歷朝歷代也有士大夫以不同方式，表達過“同情民衆”的情懷，甚至“為民請命”的價值觀，但始終沒有主動致力於消除自己與普通民衆之間的“內在差別”。孔子雖然提出“有教無類”的思想，要消除“受教育”的特權，但並沒有致力於消除“教育造成等級”的社會問題。知識分子（士大夫）雖偶而也會表示對民衆的同情，也常放下身段去“體察民情”，但是由於持“自上而下”的心態，使得能做的也僅此而已。中國歷史上還真沒有見過誰像晏陽

初那樣，不以“教育”為社會等級的資本，而以之為幫助民衆的能力，並將自己完全投身於其中。

晏陽初體現出來的“德性”具有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但又超出傳統文化的內涵，這是來自他的信仰。耶穌基督甘願“道成肉身，住在我們中間，並充充滿滿的表彰恩典與真理，”因此，信靠祂的人也願意住在平民中間，將自己所得的一切恩典與人分享。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流露莫大犧牲的愛，使愛祂的人也能毫無等差地去愛被社會長期排斥、甚至遺忘的平民大眾，並且將自己一生獻給他們。晏陽初確實沒有處處標榜自己的信仰，更沒有致力於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然而從他的生命見證中，我們清楚地看到了信仰與文化的融合。誠如他自己所說：“我確是有使命感和救世觀，我是一個傳教士，傳的是平民教育，出發點是仁和愛。”（轉引自楊東平：《平民教育之父——晏陽初》）

讀〈資政新編〉，我為信仰賦予洪仁玕勝人一籌的智慧和膽識深感欣慰；讀《晏陽初傳》，我的心靈受到強烈的震撼。今日的中國，比晏陽初生

活的時代確實進步了許多，但還是有許多令人擔憂之處和隱患。廣大農村的教育依舊是個十分嚴重的問題，千千萬萬的農家孩子或是無學可上，或是沒錢上學，舊文盲沒有消滅，新文盲更多冒出。大量民工湧進城裡，無數孤寡兒童留在鄉村，這些都是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去農村宣教傳福音的人很多，然而獻身於教育和關懷的人卻很少。

美國著名作家、諾貝爾獎得主賽珍珠，稱譽晏陽初“在世界黑暗之處點燃了一盞明燈”，因為他遵循主耶穌的教導，要在世上“作鹽作光”；國際輿論一致推崇他“是具有堅定信念與豐富想像力的英勇學者，是勞苦平民心智與精神的解放者。”一九八八年晏陽初九十五歲壽辰之際，美國前總統雷根在給他的賀辭中說：“在我任職期間，最大的報償之一，莫過於得知有像您這樣，全心全意為他人服務的賢達之士。”晏陽初已經離世，但願他生命中信仰和文化融合的見證，能在每位中國基督徒的心中引起共鳴。

作者為恩福基金會文化交流部主任。

註：

本文所引用的資料，除了特別說明外，都出自於吳相湘教授所著《晏陽初傳》（2001年，嶽麓書社出版）



淺談文化使命與文化宣教

王志勇

文化使命的核心，乃是基督徒在蒙召的工作崗位上積極拓展，發光作鹽，完成上帝所賦予的治理使命（創一28）。而文化宣教，則是運用文化這一載體，通過學術研究、交流、對話、栽培、傳播等形式，闡述上帝在基督為人所預備的救贖之道，使人明白而接受。¹ 既然是文化宣教，就不能脫離上帝所使用的教會，否則所培養的就是游離於教會之外，甚至凌駕於教會之上，對教會進行點評的“文化基督徒”。又因是“文化”性宣教，故也為宣教者本身提出更大的挑戰。它要求這人絕不能是反文化、反知識、反學術、反神學式的“宣教士”，倒要謙卑自己，靠著上帝的恩典，在文化、知識、學術、神學等方面有全面的預備，從而成為基督文化爭戰的精兵，使人所有的心思意念都降服於基督的主權之下（林後十5）。

全方位屬靈爭戰與裝備

人生來就處於文化和宗教背景之中，因此任何宣教都必然會面對文化與文化的衝突，宗教與宗教的衝突。美國學者亨廷敦強調：“在這個新的世界裡，最普遍、重要和危險的衝突不是社會階級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或其他以經濟來劃分的集團之間的衝突，而是屬於不同文化實體的人民之間的衝突。”² 因此，基督徒蒙召所從事的屬靈爭戰，不只在個人生活領域內，也涉及家庭、教會、社會、國家、國際等領域。凱柏（Abraham Kuper, 1837-1920）在荷蘭自由大學開幕式上演講時強調：“基督是萬有之主，祂對我們人類存在領域中的每一寸地土都發出聲音：‘這是我的！’”³ 因此，大而言之，文化宣教就是在基督真理的大旗下，靠著聖靈所賜的大能大力，在各領域見證基督，高舉基督，使人歸到基督的名下。

在這世界性的文化戰與宗教戰中，宣教者首先必需有充分的裝備。以羅耀拉（Ignatius of Loyola, 1491-1556）並其所創建的耶穌會為例（雖然我們不贊同天主教的許多說法和做法），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上帝興起了羅耀拉來改革天主教內部的積弊，並積極對外宣教。羅耀拉深知教育的重要，三十三歲時參加兒童班學習，然後迅速升入阿爾卡拉大學和薩拉曼卡大學，三十七歲進入著名的巴黎大學深造。他所著《靈命操練》一書，旨在引導人認識在上帝之下的使命：立志歸向基督，秉持神聖公正無私的態度面對世界，運用一切美好的事物來彰顯上

帝的榮耀。

耶穌

會所注重的就是文化宣教。每個會士都必需在一位靈修

導師的指導下，按《靈命操練》中的方法受訓，連續四週默想人生的主要現實和基督

的工作，沈思基督徒與罪惡的爭戰。且要充分發揮個人恩賜，根據所長從事特定工作，並為此接受訓練；同時，當犧牲個人的意志，有絕對服從的精神，與團隊整體的目標結合。一名會士共要接受十五年的訓練（連實習在內），學習的範圍不僅包括聖經和神學，還包括自然科學和人文學科。⁴ 許多耶穌會會士被打造成文化的精兵，不僅在歐洲為天主教收復了一些失地，在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也大有拓展。

文化宣教精兵的確信

因此，對於文化宣教來說，必需首先造就適合文化宣教的精兵團隊。筆者認為這一精兵團隊的成員至少要有七方面的確信：

1. 重生的確信

文化宣教者必需經歷聖靈的光照，有知罪感、無助感、絕望感；然後確實地認識上帝在基督裡所預備救恩的全面性、充分性和穩固性，深信“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徒四12）。重生的確信是第一根基，其餘都在這根基上生根建造。

2. 使命的確信

全然愛主、全然擺上、榮耀上帝的渴慕，必須像烈火一樣燃燒在心靈，就像先知耶利米：“我若說：我不再提耶和華，也不再奉祂的名講論，我便心裡覺得似乎有燒著的火閉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耶二十九）使徒保羅也是如此：“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



文化宣教的核心是建立教會，絕不是削弱教會，更不是代替教會。

At the heart of cultural mission is not an undermining nor replacement, but the enrichment of the church.

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上帝的兒子而活，祂是愛我，為我捨己。”（加二20）上帝的恩典絕不是徒然的，祂在基督裡重生了我們，必然對我們有特別的託付。只有充分認識到上帝所賜的使命時，我們的新生命才真正有方向。使命是基督徒靈命長進的關鍵。

3. 教會的確信

上帝的計劃是要建立教會，藉著教會使祂的名得著完全的榮耀。因此，主耶穌宣告：“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太十六18~19）使徒保羅指出：“使眾人都明白，這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萬物之上帝裡的奧秘，是如何安排的，為要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這是照上帝在萬世以前，在我們主耶穌基督裡所定的旨意。”（弗三9~11）因此，文化宣教的核心是建立教會，絕不是削弱教會，更不是代替教會。按照上帝的計劃，罪人乃是重生在教會——上帝所設立的大家庭——之中。然而，中國人傳統習慣各自為政，占山為王，各成體系。說服一個人信主容易，但是讓他有規律、負責任地參加教會生活，就不容易了。自願參加教會生活，凡事本著敬畏上帝、對聖徒仁愛之心，恭恭敬敬地按著次序行，對中國基督徒是個巨大的挑戰。

4. 團隊的確信

基督徒的事奉不是天馬行空，獨來獨往，必須是在團隊中。上帝賜下不同恩賜的人一起來事奉，藉著這樣的團隊，教會得以不斷建造：“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弗四11~12）。

5. 召命的確信

基督徒的使命感必須化為具體的召命，即具體的事奉：或從事自然科學的研究，或投身憲政的研究，或到偏遠的地方宣教等等。基督徒當自省，判斷上帝給的恩賜和資源是什麼，參照長者的建議，分辨上帝所賜的具體召命為何，然後有針對性地進行裝備，既要成為融會貫通的通才，更要在具體的領域中成為專家和領袖。

6. 真理的確信

通過具體的靈命操練，長期的神學培訓與專業培訓，對基督教的真理融會貫通，對自己所要事奉的文化也有精深的理解，從而大有確信地以聖經中所啓示的不變真理，積極地更新、轉化、取代異教

文化。團隊的核心成員必須有明確的神學確信，委身於正統教會的信條，這樣才能同心合意，在真理的基礎上長期系統地建造。

7. 受苦的確信

在文化與宗教的爭戰中，不僅有許多艱難險阻，而且隨時隨地面對可能喪失生命的危險。撒旦常用各種懼怕來攔阻我們，若不能在主裡建立對自身受苦的確信，隨時都有軟弱、搖擺、投降、背道、賣主賣友的危險。主耶穌差派門徒出去前叮囑他們說：“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唯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裡的，正要怕他。兩個麻雀不是賣一分銀子嗎？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所以，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太十28~31）。使徒保羅滿有體會地說：“我為這福音奉派作傳道的，作使徒，作師傅。為這緣故，我也受這些苦難，然而我不以為恥。因為我知道所信的是誰，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的，直到那日”（提後一11~12）。

處境化的挑戰

中外皆有“入鄉隨俗”的觀念，但上帝的真理卻是不變的。在一個新的環境裡，需要改變的，首先是自己，其次是傳遞真理的方式，最後是所面對的異教文化。

1. 我們自身的改變

在宣教過程中，首先當盡力把自己“處境化”⁵，設身處地為對方著想，本著在基督裡的愛心，用對方所瞭解的語境和方式，來表達基督的福音。使徒保羅寫信給哥林多教會時，明確地說：“我雖是自由的，無人轄管，然而我甘心作了眾人的僕人，為要多得人。向什麼樣的人，我就作什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福音的好處。”（林前九19~23）保羅首先所擺正的是自己的心態，他所扮演的是“眾人的僕人”；其次，保羅的目的也非常明確，他所行的不是為了得到他人的認可、世上的名望，“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目的是要“得人”，並且要“多得人”。最重要的是，保羅心中明白自己的立場，並且堅定不移：“其實我在上帝面前，不是沒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林前九21）

2. 宣教策略的改變

我們要洞悉文化的“可變性”與福音的“不變

性”，以不變應萬變，不斷調整宣教的策略，讓人更有效地體悟真理。保羅向腓立比的獄卒宣道是當頭棒喝，直接點明：“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徒十六31）。然後再具體講解主的道。向猶太人宣教是“證明耶穌是基督”（徒九22），因為猶太人已經知道創造天地的耶和華，領受了上帝的律法；他們的需要是，認識並接受拿撒勒人耶穌是上帝所差來的彌賽亞，就是基督。

然而，保羅在向雅典人宣教時，首先則宣明“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上帝”（徒十七24），最後才提及“死裡復活”（徒十七31），在他通篇講道中甚至沒有直接提及“基督”或“耶穌”之名，更沒有提及“十字架”。講道絕不是生硬機械地把某些名詞硬塞給聽眾，不管聽眾的背景，也不管他們是否真明白，就想方設法硬要人“決志”接受。雅典人信的是泛神論、多神論，假如保羅不把所啓示的上帝與希臘人崇奉的“未識之神”分開，即使他們表面上接受了所宣講的上帝，也不過是在他們的萬神殿中又增加了一個神靈而已！

3. 異教文化的改變

文化宣教的目標，就是以聖經中所顯明的絕對真理來改變異教文化。文化宣教是文化使命與福音使命的結合，不僅要藉著文化活動向人見證基督，帶領人歸向祂，還要幫助人“心意更新而變化”（羅十二2）。這“心意更新而變化”是立足個人，面向社會，不僅使個人的心意更新，且使整個文化得到更新，更加接近上帝的心意。它既是新生命的外展，同時也為更多人認識上帝、歸向上帝預備了文化的土壤，使人能在各方面接觸真理，得蒙真理的恩惠。

切忌淡化福音的偏差

在凱柏的影響下，荷蘭裔改革宗基督徒特別注重文化使命。他們差派很多學者、專家前往亞洲、非洲，為當地的文化和教育事業做出貢獻。但是，其中也有很多人忘記、淡化福音使命，僅僅以在世俗大學中教書，在學術會議上發表論文為榮。然而，作為基督徒不僅不能把文化性的學術與傳福音的使命截然分開，更要時刻銘記：“見證基督，傳揚福音，建立教會”，才是首要的使命。因此，若能明確文化宣教的概念，就能彌補偏重文化使命所導致的誤區。

“文化宣教者不是為了與文化認同而尋求某一文化的呈現，換言之，不是為了藝術而藝術，不是為了科學而科學，也不是為了哲學而哲學。如果我們接受神是萬物的源頭，並且相信一切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那麼各個文化領域裡最巔峰、終極的成果，應該是為神作見證。所以，當基督徒以學者身份從事學術交流時，他不是為學術而學術，乃是為宣教而學術。說得更準確一點，是為了見證基督而學術。”此言誠然不虛。⁶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就讀於密州Grand Rapids的加爾文神學院。

註：

1. 陳宗清牧師：“文化宣教與十字架”，《恩福通訊》，第010期，2005年8月23日。
2.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次序的重建》，第一章“世界政治的新時代”，新華出版社，2003年。
3. 轉引自David K. Naugle, *Worldview: The History of A Concept*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2), p.16.
4. 梁家麟：《福臨中華——中國近代教會史十講》，香港天道書樓，1988年，25頁。
5. 陳宗清牧師，同上。
6. 同上。

剛到美國時，由於工作繁忙和各方壓力，很少有機會坐下來思想人生的意義。但重病纏身後，對基督徒所說“人的盡頭，就是神的開始，”有了全新認識。也許你聽說過科學與聖經互不相容，我兩者都研究過，對這個說法很難苟同。

基因研究的震撼

一九五九年，我生於中國北京一個知識分子的家庭，父親畢業於國防兵工大學，母親畢業於中央大學農學院，曾從事雜交水稻研究和擔任《中國農業科學》雜誌主編多年，她育種育人，對中國農業的發展作出過貢獻。我生長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由於自小受到父母的薰陶，在改革開放初年，家裡兄弟姊妹五人均受到高等教育。

一九八三年，我畢業於北京醫科大學。記得一次上生物化學課時，一位非常傑出的生物化學老師以果蠅為例，舉出它DNA上的基因順序，會受到已知物理和化學的變化而變化，但它引起的突變只會造成一些表現型的改變，很難造成基因的改變。這是對達爾文進化論的公然挑戰，在當時學生中引起不少反響，因為大多數人都是首次聽說。這也激勵我，下決心一定要弄清楚其中的原因。

研究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學讓我更深入了解宇宙的法則。我曾經盼望科學最終能為我解開人生的奧秘，但人生的奧秘絕不是單憑生物物理學、物理、化學、生物化學就能得完滿解釋的。

各從其類的定律

一九八七年，我作為“優

名植專家看聖經

曾亦軍



不可用兩樣摻雜的種，種你的地。”創世記第一章21~25節，上帝將大自然中的動植物和人類，各從其類的區分，說這樣做是好的。我的實驗也從另一方面證實了，親子兩代必然同類的說法。

我的母親從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九六年，一直從事雜交水稻的研究，但直到臨終前，也不太清楚為什麼有些看似優良的雜交水稻品種，經過幾代種植後，種子會發生明顯退化，甚至不能生長。這些都進一步證實了，聖經中的語言是多麼千真萬確。

克隆的迷思

另外，有關“克隆”化的問題⁵。幾年前當英國科學家首次談及成功地克隆羊時，我也曾被同一組科學家們請去主講細胞移植的進展，與英國科學家們進行了一系列的探討，其中一些人認為儘管克隆羊成功率很低，但是當中一些人，仍然認為上帝能做的事，他們也能。我堅決不贊同這種說法。理由是：(1)世界上有一位獨一無二的真神，祂就是耶和華，世上萬物包括人類，都是祂所創造的。(2)克隆羊的成功率如此低，是因只有創造萬物的神，才有能力創造如此精細設計的人和萬物。而我的說法再次被證實，是在二〇〇一年十一月美國麻省科學家向世界宣告，他們成功地克隆牛，並宣布應用這種方面可以成功地克隆人，但事實上，他們的成功率才不到5%，死亡率卻近95%。

也許有人會問，一個多年從事科學研究的人怎麼會相信聖經

上所說的，怎麼會相信世上有創造萬物的獨一真神？我覺得科學與聖經並非互不相容，我是細胞移植學家，研究過支配人體生命的法則，這些法則證明是超人智慧的設計結晶。例如：進化論強調從氧化氮、胺基酸到蛋白質（包括DNA和RNA的合成），這些十分嚴謹的生物合成，都是偶然相遇的。但是現代科學家經過精心計算，發現這種隨機相遇的機會為十的負三十二次方。這麼小的機會是根本不可能形成氣象萬千的世界。

最合理的解釋

如果這是不可能的，怎麼有人可以聲稱世上萬物的繁衍僅靠機遇而成。最合理的解釋就是，人類和其他萬物都是由一位智慧超群的個體所創造，而祂就是造物主。祂不會毫無目的就創造這一切，祂這樣做一定有目的，聖經就是把祂的目的揭示出來，讓世人知道。

科學和聖經解答了多年來纏繞著我的疑問。我終於找到答案，那種放下心中大石的輕鬆和喜悅，你能體會到嗎？我衷心希望盡全力，幫助更多人找到我終於找到的東西——不只是答案，更重要是崇拜獨一無二的真神。

作者住芝加哥，曾任芝大細胞移植研究實驗室主任。

註：

1. 曾亦軍，美國《科學雜誌》，1993。
2. 曾亦軍，《移植摘要》，1991,1992,1993,1994,1995。
3. 曾亦軍，美國《外科》，1995。
4. 曾亦軍，美國《移植外科》，1994,1995。
5. 曾亦軍，《海外技園》，2002年，59期，42頁。

秀年輕的外科醫生”到比利時進修外科和移植外科，後又來到美國匹茲堡，最後受聘於芝加哥大學。我一手組建了芝加哥大學的細胞移植研究實驗室。在芝加哥大學期間，我主要主持了六個研究項目，(1)將人的血細胞移植到裸鼠體內（Severe Combined Immune Deficiency, SCID），以期在人體外小鼠體內建立人的免疫淋巴系統。(2)將人的胰島移植到這些鼠身上，藉以探討免疫排斥反動機理。(3)將豬的血細胞和豬的胰島細胞移植到猩猩胸腺內，藉以研究大動物的免疫排斥反應。此外，還進行了一系列細胞膜上，淋巴細胞受體與受體之間關係的實驗。這些實驗均受到美國科學會《科學》¹、世界移植學會²、美國外科學會年會³、美國移植外科學會年會⁴、世界細胞移植學會等的獎勵。但是，這大部分實驗中，由於違反了自然發展規律，與上帝“各從其類”的創造論相違背，雖然取得了一定的結果，證實了一定的理論，但終歸不能得到完整而系統性的理論。

聖經利未記十九章19節：“你們要守我的律例……

“淚盡”與“血盡”

評《紅樓夢》與《基督受難記》的悲劇性（三）

周小安

上文提到，在基督受難中，神聖審判藉著顛倒、諷喻的方式來執行。神對罪人的審判表現為罪人對聖子的審判。我們要領悟這種反常的角色替換，才能進入聖子受難的奧秘，理解救贖的意義。

十架苦路：除罪更新的悲劇

聖子釘十字架是血盡的悲劇，除了贖罪或代罪受刑外，更有除罪更新的一面。把握了這點，才能真正理解〈基督受難記〉影片中，許多聖子背負十字架的鏡頭、場面、片段和細節；也只有把握這點，才能充分認識十字架豐富的內涵和無窮的大能。

三一神的新創造

先來細察影片中幾個基督背十字架的片段：

當彼拉多面對猶太人執意要將耶穌釘十字架的壓力，徵求耶穌的意見時，耶穌告訴他，若不是從上頭來的權柄，他就什麼都不能作。聖子釘十字架的命運就這樣決定了。於是，耶穌同另外兩個犯人一道解押出來。遍體鱗傷的耶穌一來到十字架前，就雙膝跪下，雙手擁抱它，用嘴唇親吻它，說：“父啊！我是你僕人，你奴僕之子。”由此遭來另一個犯人的嘲笑。這鏡頭表明耶穌釘十字架是天父的旨意，聖子甘願執行天父的旨意。

接著，耶穌奮力背起沈重的十字架，頓時天旋地轉，站立不穩。鏡頭轉到幾天前耶穌騎驢進耶路撒冷的凱旋場面。是否導演特意要構成勝利與失敗的諷刺對比？不是，它乃是寓意著基督背起十字架就是勝利，是實現他的目的。

還有一個非常關鍵的鏡頭。耶穌的母親馬利亞向門徒提出：“讓我靠近他！”那門徒帶著她走捷徑，來到基督需要經過的一條小巷等候。當耶穌走進這個小巷，就在馬利亞的跟前跌倒在地，十字架重重地壓在他身上，血水從他口中流出。鏡頭轉到耶穌童年時一次跌倒在地，馬利亞奔向他的一幕。再轉到小巷旁，馬利亞衝向跌倒在地的主。連續三回的轉換鏡頭。第四回，馬利亞把孩童耶穌緊緊摟抱在懷中，說：“我在這裡！”鏡頭立即又回到小巷，馬利亞衝到基督面前，說：“我在這裡！”導演刻意要把這兩件事連起來。這時，耶穌說了一句最意味深長的話：“母親，看我正更新萬物！”接著，基督好像獲得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奮力將十字架再次扛起來。這句話是啓示錄二十一章5節的回響：“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都

更新了。’”

以上三個片段，聖經上並沒有記載，都是導演創作的細節。很顯然，導演在傳遞一個神學資訊（是符合聖經的）：一、基督背負十字架並釘於其上，成就了更新萬物的新創造；二、這個新創造是透過聖父的旨意、聖子的釘十字架、和聖靈的添力共同成就的。而馬利亞在此喻表了聖靈的角色。這個資訊是理解基督釘十字架的第二把鑰匙。

十架苦路

同時，影片也將十字架的沈重與背負的艱難再現出來。耶穌在十字架的重壓下步履維艱，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極大的代價。這段路上，他六次跌倒在地，其中的屬靈深意值得默想深思。

第一次是被人從旁推倒，致使他仰面倒在十字架上。第二次是在馬利亞的前面，他整個人被壓在十字架下。第三次是在羅馬兵丁的鞭打下跌倒。這次古利奈人西門被逼同背十字架。

第四次是在一個下坡處撲倒在地。有個拿水壺的女子勇敢地上前，遞給耶穌一條毛巾揩臉，又送上一杯水，卻被羅馬兵丁打落。

第五次是在城門口，耶穌支持不住，側身旋轉仰面倒地，因為古利奈人始終抓住他的一隻手沒有放。這次，鏡頭轉向登

山寶訓的一幕。耶穌在山頭向眾門徒傳

“愛仇敵”的教

第六次，也

一次，到達各各他山頂，耶穌精疲力盡，仆倒在地。鏡頭轉成耶穌有次對門徒的教訓：“我是好牧人。我將命捨去，好再取回來。沒有人奪我的命去，是我自己捨的。我有權柄捨了，也有權柄取回來，這是我從我父所受的命令。”（參：約十14、17-18）

“六”這數目在聖經裡代表人，因為人在第六天被創造。影片記錄耶穌六次跌倒，暗示他站在人的地位上走完十架苦路。鏡頭兩次轉向耶穌的教訓，是對他走十架苦路的解釋。他因愛罪人，就是與神為敵的人，更因順服父神的旨意，甘願背世人



〈基督受難記〉影片有三條主線：1. 神聖審判——基督代罪受刑；2. 創造新族類——基督除罪更新；3. 屬靈爭戰——基督以善勝惡。 Three key lines of thought in "The Passion": 1) Divine Judgment – Christ's atonement; 2) Renewed Creation – Christ's regeneration; 3) Spiritual Warfare – Christ's victory.

的罪，忍受十字架的痛苦，成功了救贖和新創造。

釘十字架

背負十字架的結束，就是釘十字架的開始。當耶穌站立起來，天旋地轉。鏡頭落在耶穌被賣前的最後晚餐上，那象徵耶穌身體的餅，此刻就要為門徒掰開了。

羅馬兵丁脫光耶穌身上的衣服，並把他推向十字架。耶穌跌倒在地，遍體鱗傷的身體在石子地上磨擦爬行。鏡頭出現耶穌對門徒的講論：“你們是我的朋友。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沒有比這個大的。”（參：約十五13-14）

當羅馬兵丁把第一根釘子釘穿耶穌的左手時，鏡頭回到耶穌被捕前，對門徒說的話：“我同你們在一起的時

候不多了。我所去的地方，你們不能去。”

接著，是耶穌對門徒的新命令。釘子釘下後，鏡頭跟著耶穌的一句話：“你們相信我，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耶穌的手和腳被釘以後，羅馬兵丁將十字架翻轉過來，耶穌被壓在十字架的下面。

他們把釘子在反面釘牢以後，再把十字架翻轉回去。鏡頭轉到最後晚餐，耶穌分餅

說：“你們大家拿著吃吧，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

當十字架被豎立起來時，出現耶穌分杯的一幕，耶穌說：“你們大家拿著喝，這是我立新的盟約之血；為你們和眾人流的，使罪得赦免。你們也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導演這樣多次轉換鏡頭，無非是要藉耶穌的話來說明他受難的意義：神藉耶穌的受苦與受死，身體裂開，鮮血流出，成功了救贖和新創造，不僅使罪得赦免，而且創造了一個彼此相愛的新群體。

古利奈人西門的經歷

耶穌上各各他的途中，有個古利奈人西門從那裏經過，被強迫替耶穌背十字架。

影片中，古利奈人西門經歷了轉變。起初，他對這件事非常抗拒。因為，第一，他有事在身，路上碰巧遇到耶穌背著十字架經過。第二，十字架又重、又髒，不僅沾滿了耶穌的鮮血，還沾滿地上的

塵土。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十字架是執行死的刑具，是十分羞辱的。背十字架穿過人群，難免會被人當作罪犯看待，即使是替別人背。所以，古利奈人被迫要替耶穌背十字架時，是心不甘、情不願，並且跟耶穌保持一定的距離。

途中，當他看到耶穌跌倒，被許多圍觀的人戲弄傷害，不斷遭受羅馬兵丁的折磨，他對耶穌產生了同情之心。所以，他勇敢地站出來，大聲呼喊，要那些傷害和折磨耶穌的人住手。

此後，西門的態度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他不再被動、勉強，也不再與耶穌保持距離，而把十字架的主要重量放在自己肩上，還用一手扶持著傷痕累累、氣力不支的耶穌。他甚至還鼓勵自己和耶穌，快要到了，我們快要到了。快完成了。

本片所以花不少鏡頭在這個人身上，不是因為他幫耶穌一個大忙，希望後人紀念，而是因他的經歷具有屬靈的象徵意義：他是教會的縮影，是新族類的縮影。他的經歷說明，人只有與基督同負一軛，來到各各他，才能認識耶穌、獲得救恩，並且經歷生命的更新。

耶穌在馬太福音十一章29-30節說：“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我的軛”、“我的擔子”、“我的樣式”是什麼呢？最終都是指向背十字架。而背十字架的寓意又是什麼？從聖經和〈基督受難記〉來看，它不僅指受苦或犧牲，更指絕對順服神的旨意。只有在與基督同負一軛中，將自己降服在神的旨意下，才能經歷生命的除舊更新。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參與了”三一神的新創造。

今天一些人雖然決志信主、並且受了浸，但生命卻沒有根本的改變。結果，有些人受浸後不久，就離開教會追求世界去了。另外一些人雖然沒有離開教會，卻沒有屬靈的追求和生命的長進，且在教會製造很多難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這些人沒有古利奈人西門的經歷，沒有與基督同負一軛。

基督以善勝惡

〈基督受難記〉的導演獨具匠心，貫穿了三條主線，成為理解基督受難的三把鑰匙：一條是神聖審判的線，基督代罪受刑；第二條是創造新族類的線，基督除罪更新；第三條是屬靈爭戰的線，基督以善勝惡。影片通過一個黑衣女人作為撒但的化身，展示出這一點。

只有以善勝惡，才能克服令人絕望的、惡的無限循環；才能打破惡的枷鎖，把人轉移到另一個領域，只有基督才能使我們擺脫惡的循環和束縛的枷鎖，而只有基督恩典的愛才是這絕境的出路。

無論撒但怎樣陰險毒辣，大祭司如何冷酷無情，羅馬兵丁和聖殿差役怎樣殘暴成性，群眾如何愚昧無知，門徒怎樣出賣、否認、膽怯、軟弱，耶穌始終以平靜、寬恕、仁愛的心來回應。先知以賽亞對此有很貼切的描繪：“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賽五十三7）面對仇恨、冷酷、殘暴、背叛、羞辱，耶穌沒有苦毒、沒有懼怕，只有憐憫和愛，這就是以善勝惡，是真正的力量和得勝。

是什麼支配他這樣默默受苦？影片開始，基督在客西馬尼園爭戰禱告時，已經透露出這奧秘：耶穌深知、也深信臨到他身上的，不是由人、也不是由撒但所決定的，而是由天父那善良、純全的旨意所決定。因基督全心愛天父，絕對順服天父的旨意，他不只被動地忍受一切苦難，更主動地等待被捕，迎接鞭打，甘心擁抱那沈重的十字架，忍受釘穿身體和懸掛十架的苦楚。簡言之，他眼所看、耳所聽、身所感的，不是任何人或撒但的惡意，而是天父的完美旨意。

作者現在溫哥華佳恩基督教會牧會。



【全文摘要】許多神學家把“罪”稱為“奧秘”。對人類理智而言，“罪”的確是個難以破解的“奧秘”，尤其是「罪從哪裡來」的問題。各種追根溯源的理論，不是以否定上帝創世的善，就是以否定人的智性而告終。人類理智能為具體的罪行找出動機，並以因果關係建立知識體系。但是對於罪的根源，卻無能為力。這是理智的終點，卻是信仰的起點。《聖經》的真理昭示出，罪之不可言說性使人在罪的面前無可推諉，無可開脫。這意味著，認罪並不是一條理智之路，而是一條超越理智之路。罪不能被認識，只能被懺悔。所以，基督教神學在存在論意義上對於罪的探討，不是遵循理智的路，而是遵循懺悔的路。因篇幅有限，本文將分三次刊登，從罪惡根源之謎、聖經對罪的昭示、歷代理性哲學家的看法來探討。

“現代性”（Modernization）的一大問題是遺忘上帝，進一步而言，就是遺忘人類的罪性和對救贖的盼望。二十世紀的神學家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談論上帝。

遺忘可以成為一種生存狀態。人們不但遺忘上帝，而且遺忘歷史，遺忘那些有史以來一直困擾人類的問題。儘管人們可以在遺忘中虛構自己的歷史、現在和未來，但被遺忘的那些問題卻依然如故。基督教神學所講的罪性就屬於這樣的問題。換言之，“現代性”既沒有消除罪性，也難以消解“罪”在人類生存的意義。毋寧說，它製造了諸多“罪”觀念的世俗版本。

罪與生存的奧秘

哲學家維根施坦（Ludwig Wittgenstein）嘗言，“人對於不能說的事情就應當保持沈默。”¹然而，在基督教神學中，罪卻是一個難以說清楚，又無法讓人保持沈默的問題。罪的根源更沒有

罪的奧

清晰的理路可循，也無法依據邏輯的一致性來探明究竟。但是，這並不妨礙人們以各種方式對罪的問題進行言說。事實上，對於罪惡問題的探討不但貫穿著整個基督教史，也是各大世界宗教所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²

沒有一個宗教能完全對罪保持沈默，只是所用的語彙和概念不同。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是由於“罪”構成了人生存的基本現實。罪的奧秘與生存的奧秘隱藏得一樣深；不瞭解罪的奧秘，便難以洞悉生存的奧秘，反之亦然。

按布特曼（Rudolf Bultman）看，宗教信仰的真正意義在於使人們達到一種新的自我理解（Selbstverständnis）。

³ 任何宗教，如果無助於人們加深對生存奧秘的理解、澄清自我生存的意義，它所提出的問題就可能是假問題。基督教的“罪”觀念就曾經被認為是一個“假問題”：不但無助於人的自我理解，反而有妨礙。這種觀點的基礎，是對人性和人類社會的樂觀信念；近代的激進啟蒙運動更使這信念深入人心。⁴ 但是，這種樂觀信念卻值得檢討，因為盲目樂觀和對“罪”的漠視，顯然已經為現代社會的罪惡和暴行製造了溫床。

罪與認識自己

如果基督教的罪論有助於人的自我理解，它就不僅只是與信徒或神學家有關的問題，而是“人如何理解自己生存”的問題。這至少包含：（1）人的自我理解；（2）人對自己所創造文化的理解。如果缺少“罪”的維度，這類理解容易流於殘缺膚淺。

但是，“罪”極難為人所

(一) 根源之謎

劉宗坤

接受。人們寧可相信自己的善性和無辜。因為，承認罪性意味著認可自己存在的有限、自己的不成熟、人性的偏差和軟弱。畢竟承認本性中的這些晦暗，比讚揚人性之光明美善都需要更大的勇氣。

然而，這問題對於人的生存是必要的，只有在“罪”的維度上，我們才能達到對自我生存的深層理解。

故此，巴斯卡

(Blaise Pascal)

將罪稱為“一切之中最不可理解的奧秘”：“沒有什麼比

這種學說更粗暴地觸犯

我們了；然而，沒有這一

一切中最不可理解的神秘，我們對自己是不可理解的。我們境況的癥結在這一深淵裡是迴環曲折的；從而，如果人沒有這一神秘，就要比這一神秘對人之不可思議更加不可思議。”⁵ 他看到，“罪”是人們必須接受的一個現實，因為，沒有對“罪”的洞察和反省，人就根本談不上對自己有理解。

“罪”似乎是投進晦暗中的一束強光，使人看到自己生存的困境。儘管人處於這種困境之中，但罪卻始終蔽而不明。似乎上帝有意把罪的奧秘和生存的奧秘深深地隱藏起來，使人難以憑自己的理性洞察或把握。由此而言，罪性似乎是對人類理智的考驗，使人們看到理智之有限。對於“罪”的理解，不僅有助於人對自身的理解，而且可以說，這兩種理解根本上是一回事。

自赫拉克利特 (Heracleitus)

⁶ 時代起，古希臘哲學家相信，

真理是隱藏的，需要人運用理智去發現和揭示。巴斯卡曾指出，對“罪”沒有真正的理解，就不會有真理。基督教與其他宗教和哲學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使人們看到“罪”與真理之間的聯繫。借用巴斯卡的話，除了基督教之外，“沒有哪一種宗教教導過人是生於罪惡的，沒有哪一派哲學家曾說過這一點；因而也就沒有哪一個說出過真理。”⁷

罪與根源問題

在歷史上，人們曾用理性神學來探討罪的根源，最終往往成為結不出果實的樹，不是走向二元論，便是在邏輯上難以自圓其說，只好藉神話言說收場。

早期的教父們曾用一句話來表達這問題：“Unde malum?”即“罪惡從何而來？”

神學家貝考維 (G.C. Berkouwer) 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理解“罪惡”的含義。顯然，世俗對罪惡的界定不同於《聖經》。⁸ 然而，儘管神學一形而上學的解決方式常捉襟見肘，但是這個問題似乎難以簡單地以“不可言說”為藉口，而予以取消。因為生存的現實時刻提醒人們，不要輕易放棄追問罪的奧秘，這自然也包括罪的根源這個奧秘中的奧秘。

神學家巴溫克 (Herman Bavinck) 斷言，罪惡的根源乃僅次於存在之根源的第二大人生之謎；而且它也是人的理性所承受的最大難題。⁹ 事實上，對於基督教神學而言，罪惡的根源是比存在的根源更大的人生之謎。因為，基督教將存在的根源訴諸於上帝的創世，使這個問題從根本上得到解決。而罪惡的根源卻遠非如此簡單，可以從存在論上得到一勞永逸的解決。相反，基督教神學對於罪惡的根源探討越深入，所引起的矛盾和衝突就越尖

銳。

不過，這並非意味著“罪的根源”問題比“存在的根源”問題更加古老或更加根本。無論在基督教神學或在哲學形而上學中，Unde esse (存在的根源) 都是遠比 Unde peccatum (罪的根源) 更加根本、更加優先的問題。《聖經》自上帝的創世開始，而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哲學則始於人對於存在本源的驚異。¹⁰

罪與一元論

儘管如此，Unde peccatum 卻仍然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問題。從不同的存在論出發，對其所做的解釋自然也會大不相同。基督教神學以上帝創世的一元論為基礎來講罪論，與摩尼教以善惡二元論為基礎差異甚大。歸根究底，Unde esse 或是 Unde peccatum 的追問，都隱含著人們對於自身生存的關注。這一問題已經超出了純粹形而上學的探討，所以無法在形而上學的領域得到解決。如果說前者隱含著“為何會有人的生存”這一問題，那麼後者則隱含著“為何人的生存充滿痛苦和不義”的疑問。正統基督教神學一方面維護上帝創世的一元論，一方面反對按照創世的理路尋求罪的根源。因為這樣做會冒著瀆神的風險，把罪的根源上溯到上帝的創世。

Unde esse 和 Unde peccatum 這兩個問題，既有聯繫又性質不同。存在的根源不但是信仰的根基，也是生存的根基，而罪卻對信仰和生存的根基構成了直接的挑戰和威脅，成為摧毀信仰和否定生存的力量。就此而言，罪的根源問題甚至比存在的根源問題更加緊迫、更富有挑戰性。

穿越迷霧的途徑

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美育代

曾在《形而上學導論》的開篇問道：“究竟為什麼‘在者’在，而‘無’反倒不在？”他認為這是所有問題中的首要。¹¹ 存在把自身的奧秘深深地隱藏起來，隱而不顯，使人們的任何言說均猶如猜謎。然而，人的生存被置於存在的迷霧之中，必須鼓起勇氣，穿越迷霧，找到言說存在之謎的路向。既然傳統形而上學難以帶領我們走出這迷霧，我們就必須尋找新的進路。

海德格讓我們學會傾聽存在的奧秘，傾聽存在神秘的自我言說。古代的猶太先知曾經發出同樣的疑問，他們的答案也是傾聽。為何要傾聽，而不是挾理性而用之？簡言之，因為存在的本源不單純是理論問題，而是直接關乎人的生存。對於罪的本源問題也必須作如是觀。即使人們可以對罪的根源做理論的探討，根本而言，它不是一個純理論問題，因而最終無法依靠純粹的理論推導來解決。

罪的根源或者訴諸神話，或者訴諸歷史，或者訴諸超自然力量，或者訴諸自然的歷史力量。在此，貝考維的結論不無啟發：“當我們對罪的因果關係發生興趣時，並不僅僅涉及某種先天的單純活動，也不是處理某種純粹理論性的東西。我們的興趣不同於自然科學家對某種新現象或異常現象的因果性探索。任何尋求罪的原因的人，都涉及人性和人格的領域，其興趣只能是‘生存性的’。但是，如果事實的確如此，那麼在這項工作中就不僅僅涉及邏輯和分析的功用。因為人本身——全人類——已經在十分廣泛的意義上捲入其中。”¹²

作者為學者、作家和律師。

註：

1. 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頁97。
2. 參見Bernard Ramm, 《冒犯理性》，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5, 頁58-61。
3. 參見布特曼：《耶穌基督與神話學》，第五章。見《生存神學與末世論》，劉小楓主編，三聯書店，1995，頁34-50。
4. “激進啟蒙運動”主要是指十八世紀法國式的啟蒙運動，它不同于更多承襲傳統價值的“蘇格蘭啟蒙運動”。學術界曾經有人認為，法國啟蒙運動是對於歐洲十三世紀人文主義理想的繼承和發展。但是事實上，後者有更深遠的內涵，尤其是在對人的理解方面，法國啟蒙運動更多地是對於十三世紀以來人文主義理想的背叛。
5. 巴斯卡：《思想錄》，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頁197。
6. 希拉克利特，約公元前540年-前480年，古希臘哲學家、愛非斯派的創始人，認為神是涵蓋整個世界的事物，常常用邏格斯(logos, 即理性)一詞來代替神。他相信世界上有「普遍的理性」來指導大自然發生的每一件事。
7. 巴斯卡，頁270。
8. 參見G. C. Berkouwer, 《罪》，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頁12。
9. Herman Bavinck, 《改革宗教義》，參見《罪》，頁13。
10. 甚至在現代哲學中存在問題仍然被一些哲學家作為根本問題加以討論，如海德格。
11. 參見海德格，《形而上學導論》，熊偉、王慶節譯，商務印書館，頁3。
12. Berkouwer, 第15頁。

蔡元培和魯迅可說統治了中國當代和現代的人文教育思想。然而，人們往往只強調蔡元培“相容並包”的辦學思想，及魯迅的“絕望文學”，卻忽視了蔡元培“以美育取代宗教”、魯迅雜文文體及其審美思想對漢語思維的捆綁。這一“審美階段”的歷史，不僅錯使中國教育以培養文學青年為主要目標，導致出現大量的自我感動者和被否定激情所奴役的文字精神病患，且造成現代漢語思想以非理性主義和極端主義為特徵。

因此，怎樣使漢語精神從“審美階段”進入“理性階段”和“真理階段”，並在文本上徹底擺脫雜文情結統治漢語精神的“落後局面”，就成為當下文化自覺的主要功課之一。

強調美育的時代背景

當然，對蔡元培和魯迅的反省若無視當時的情境，缺乏歷史感，乃是不公正的。蔡元培思想是“強鄰交逼，亟圖自衛”的時代產物。只有在“數千年未有之變局”這一背景下，才可以理解這位“教育總長”《對於新教育之意見》¹。蔡元培強調，教育首先是政治的延伸：“軍國民之教育者，誠今日所不得不采者也……第二隸屬政治者，曰實利主義之教育，以人民生計為普通教育之中堅。……此二者，所謂強兵富國之主義也。（第三）公民道德。何謂公民道德？曰法蘭西之革命也，所揭示者，曰自由、平等、親愛。道德之要旨，盡於是矣。……教育至於公民道德，宜若可為最終之鵠的矣。……公民道德之教育，猶未能超軼乎政治者也。”

雖然蔡元培意識到“蓋世界有二方面，如一紙之表裡：一為現象，一為實體。”但他主張“美感之教育”：“美感者，和美麗與尊嚴而言之，介於現象世界與實體世界之間，而為津梁。”對於蔡元培來說，“強兵富國之主義”是國家自衛的選擇，而“美感教育”則是個人自衛的選擇。²

蔡元培“美感教育思想”首見於一九〇六年《論教育之宗旨》。“美感教育”是由蔡元培從德文譯出，在《對教育方針之意見》一文中，他強調：“此為康得所創……在現象世界，凡人皆有愛惡驚懼喜怒悲樂之情，隨離合生死禍福利害之現象而流轉。至於美術則即以此等現象為資料，而能使對之者，自美感以外，一無雜念。……人既脫離一

“美教”的文化歧路

胡春林

切現象世界相對之感情，而為渾然之美感，即所謂與造物為友，而已接觸實體世界之觀念矣。故教育家欲由現象世界而引以到達實體世界之觀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

蔡元培主張：“今日教育……其內容則軍國民主義占百分之十，實利主義當占其四十，德育當占其二十，美育當占其二十五，而世界觀則占其五。”他對美育的重視可見一斑。正是在蔡元培的倡導下，一九一二年北京教育部公佈《教育宗旨令》宣佈：“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力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³



一九一六年三月間，蔡元培與吳玉章等聯同法國學者、名流發起組織華法教育會，以“發展中法兩國之交通，尤重法國科學與精神之教育，圖中國道德智識經濟之發展”為宗旨。蔡元培在發起會上做了題為〈華法教育會之意趣〉的演說，宣佈了“以法為師”、“反對教會”的思想：“欲考察各民族之教育，常若不能不互相區別者，起障礙有二：一曰君主，二曰教會。二者各以其本國、本教之人為奴隸，而以他國、他教之人為仇敵者也。……現今世界各國之教育，能完全脫離君政及教會障礙者，以法國為最。法國自革命成功，共和確定，教育界已一洗君政之遺毒。自一八八六年，一九〇一年、一九一二年三次定律，又一掃教會之黴菌，固吾儕所公認者。……中國教育不受君政、教會兩障礙，故與法國為同志也。教育界障礙既去，則所主張者。必為純粹人道主義。……夫人道主義之教育，所以實現正當之意志也。而意志之進行，常與知識及感情相伴。於是所以行人道主義之教育者，必有資格於科學及美術。……至中國古代之教育，禮、樂並重，亦兼有科學與美術之意義。”⁴

美育的發展高潮

一九一七年，蔡在北京神州學會發表演講，進一步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張。他“旗幟鮮明地反對宗教對社會人心、學校教育的危害，反對大學設神科，反對學校宣傳教義和舉行祈禱式，反對傳教士從事教育事業。這裡，美育實際上已經

成為反對宗教愚昧，推行科學民主的重要方式。”⁵

在蔡看來：“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強制的。二、美育是進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三、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⁶五四時期，蔡繼續推行“美感教育”，先後發表了〈賴蜚爾〉、〈以美育代宗教〉等文章。魯迅（如〈擬播布美育意見書〉）、陳獨秀等名流則紛紛應和。“在這一時期，特別是二十年代以後，思想界、教育界、文學界、藝術界重視美育的人士與日俱增。蔡元培、梁啟超、李石岑、孟憲承、呂澄等人均在《教育雜誌》等報刊上發表文章，使美感教育思潮發展到了高潮。在這一高潮中，‘美育救國論’、‘以美育代替宗教說’等多種美育理論，層出不窮。與此同時，上海成立了中華美育會，隨後，京、滬相繼誕生了《美育》、《曙光》等刊物。”⁷“美感教育思潮”的主要內容是“陶冶感情”，強調以美育實現教育的普遍性和超功利性，主張“以美育代宗教”，以撥正近代基督教東傳導致的文化倒錯。

中國知識份子面對傳教文化的壓力，一些人主張以周孔人倫取代西方宗教，而“西方派”則強調“以美育代宗教”以進行“文化自衛”。⁸

美育的文化後果

1. 不追求真理

在文化氣質方面，美感教育是復古的，走向中國古代“詩教”、“樂教”的思想。中國傳統的精神文化主要是“美感”的，不是理性的，更不是宗教的。中國語文、古物、書籍、經學、史地、諸子、佛學、理學、詩賦詞曲、散文和駢文、戲曲、小說、寶卷、彈詞、鼓詞及藝術、陰陽家、建築、書畫、篆刻、瓷器、雕刻、刺繡、音樂等等，都充滿了“美感氣質”。⁹“八股取士制度”正是中國古代“美感教育”發展的最高成果。

近代對美感教育的批判，主要是實利主義者。在他們看來，以“美文”定終身，結果使“天下消磨歲月於無用之地，墮壞志節於蠅昧之中，長人虛驕，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輔國家，下不足以

漢語精神從審美階段進入理性和真理，在文本上擺脫雜文情結統治的局面，成為當下文化自覺的功課之一。In order to bring the spirit of Sinology from aesthetics unto rationality and truth, it is imperative to extricate literary style from emotionally laden prose. This is one of the necessary exercises of cultural awareness.

資事畜。”¹⁰有人稱這類文字為“浮腔亂調”，而其作者不過是“會若添詞唱曲之淫娃”¹¹；“其柔者，……夜半無人，一燈如豆，引吭長鳴，悲聲四壁，并蛙汗蟬，啾啾應和。或語以漢祖、唐宗，不知何代人。扣以四史十三經，不知何等物。……其悍者，則篡取聖經一二門面語，以文其野僮蕪陋之胸……狂悖謬戾，以孔、孟自居……。”¹²

實利主義者的否定批判固然有理，但並未觸及解決人生的終極焦慮問題。¹³ 美感語文並不想追問真理，僅追求“自有儒者氣象”。然而，一旦割斷美感思想的宗教臍帶，美感文學就成了無病呻吟，或動物性的吶喊。遺憾的是，清末清理八股文並不徹底，它的形式被廢除了，但“儒者氣象”仍活在各種抒情散文和文革話語中，¹⁴ 甚至活在中國“自由思想”的“學術著作”中。

蔡元培等人倡導的美育思想，在西方的源頭為浪漫主義和非理性主義，但這兩種思潮從來不是西方精神文化的主流。因此，中國近代的美育思想僅是借助西方的亞文化，來實現中國美感文化的復辟。因此可以說，蔡元培的美感事業在西方的源頭上就出了問題，他是法國啓蒙運動的犧牲品。

2. 情感主義和非理性主義氾濫

其次，“美感教育”矮化了中國現代教育中的理性目標和信仰目標，導致情感主義和非理性主義泛濫。在政治上則出現各種極端，鄙俗的唯物主義和小農反智主義大行其道。

第一次世界大戰似乎宣告了“西方理性主義的失敗”，但遺憾的是，中國知識份子做出這樣的診斷時，並不是根據事實和理性，而是根據“感情和價值”。美感文化是對“兩希文化”的誤讀，以希伯來信仰文化為希臘理性文化的對立（其實“兩希文化”並不完全對立）。結果，在排斥一神信仰的同時，將理性片面誇大為世俗神祕；下一步則是消滅理性。於是，“美感”在感情用事成長為暴君，領導了一場近代思想的反動或迷路。

其實，從亞理士多德到齊克果，以至今天各種語言哲學、主流的科學哲學、人類學家，都標誌著人類思想在離棄原始的“詩性智慧”（美感文化），面向理性和終極真理這一基本路向。齊克果的例子特別值得一提，這位自稱詩人的哲學家認為：人的存在和發展有三個階段：審美階段、道德階段和宗教階段。在審美階段，人耽於感性快樂的生活方式，及時行樂，沒有道德責任感，不能洞察存在的真理。在道德階段，人遵守固定的道德準則，也希望別人遵守，憑理性生活。但人在這個階段中仍不能達到真實存在，因為道德存在與人的感性生活發生衝突，給人帶來沈重的痛苦。在宗

教階段，人擺脫了世俗和道德的束縛，憑信仰生活，他只作為自己而存在，面對的只是上帝。¹⁵ 因此，這位天才思想家主張：必須擺脫生活的美學階段，“從美學的虛幻中解脫出來，不再癡迷於三心二意的絕望，這樣才能意識到心靈的嚴肅性。”

由此看來，魯迅式的文學絕望是對心靈的毀滅，“從無限的、絕對的意義上，絕望則毀滅了靈魂，因為靈魂並未突破絕望，而是被禁錮其中，被硬化了。……當我在絕望中獲得整個世界時，卻因使自己處於有限之中而毀滅了靈魂。……因此，有限的絕望並不自由。”¹⁶ 魯迅式的絕望最後只能通過征服世界來自衛，這一絕望在哲學上就是所謂的“戰鬥的唯物主義”，它的運動就是獲得世界而消滅靈魂的過程。

美感文化所樹立或崇拜的英雄不追求真理，也不是道德英雄，“美學的英雄通過征服而偉大，宗教的英雄則通過忍受而偉大。”這個征服者由於缺乏絕對者對他的限制，他只服從美感激情和理性算計，“他就能說：我天生就可以成為唐璜、浮士德或強盜之王。現在我要鍛鍊這種天賦，因為美學上的誠摯要求我成為特別的人……像所有的誠摯一樣，美學上的誠摯即使有益於人，卻不能徹底拯救他。”¹⁷ 因此，中國的英雄觀是一種不分善惡、只看結果的英雄崇拜。這一審美習慣不同情苦難，其理想是成為“征服者”；如果不能實現生活上的征服，就在語言文字上實現象徵性征服，這就是各種文學抒情或否定性雜文。

美感教育最消極的後果，就是對宗教的取代。其實，美育絕對無法取代宗教，它只會導致悲慘的政治後果：以“美感”的方式取代上帝，來統治文化和生活。

3. 喪失邏輯理性和終極關懷

第三、“美感教育”在文本上造就了一個“語錄”民族和“雜文”國度，使漢語思想進一步喪失了邏輯理性和終極關懷。

美感教育並沒有實現“美術”的復興，卻導致了“美文”被重置於漢語文本的評價中心。於是中國進入了沒有八股文的八股文時代。中國文人不尋求建立邏輯體系，而沉浸於語錄和文字的美感之中。美感成為文化的中心，這在世界是絕無僅有的。“美感教育”在形式上的影響至今仍然巨大，可以說，美文，特別是雜文，仍然是中國“人文教育”的主要目標。這些以“啊”、“匕首和投槍”為主要象徵符號的文本，構成了漢語思想的主要載體，在資訊時代是寵兒，就像農耕時代一樣。問題不在於消滅雜文（或“思想隨筆”），而是反思雜文成為主要的表達，這種文化的局限性為何。

以美育、人倫取代宗教是中國知識份子進行的文化自衛。

In order to defend their own culture, Chinese intellectuals stressed using art and ethics in place of religion.

請注意，西方文學從來不是其精神文化的核心載體，而僅是邊緣化的表現方式。主宰其精神文化的，是哲學、神學以及科學。但在中國，魯迅是唯一的“文化巨人”，一代代學生的理想就是“像魯迅那樣”。中國每個學生就是一個小魯迅，其文化理想就是想搞一篇《一件小事》，然而時刻準備發佈《狂人日記》，再後來，就是拋出無數“七首和投槍”。我們的中文教育也是以此為目標。《一件小事》在教育上象徵著雞蛋裏挑骨頭，或把殊相上升為共相的那種病態的深刻和哲學缺陷，《狂人日記》象徵著以陰暗面對黑暗、“世人皆醉吾獨醒”那種革命情緒和精神自大，而“七首和投槍”則以激情消滅了寬容和理性，並以罵人為樂，造就了無數玩世不恭者和批棍。



有話不好好說構成了這類文本的外在特徵，也引起了自身的反叛，以致一種主張“實話實說”的“思想隨筆”成為“美文”的新八股，成為九十年代精神的象徵。但其精神實質仍沒有超出過去的高度。美文造就了一批中國的“維特”、“伊索”；所謂“文化”，往往是通過“講故事”來完成哲學意願和宗教能力。漢語思想於是返回荷馬以前的文化幼稚園時代。優秀的作者是善於辭令的故事專家——“他們的初衷是為了讓人們愛聽，而不是為了把事實情況講出來。”¹⁸ 讀者被訓練為聽故事的小朋友，熱衷於談論誰講的故事最激動人心。這樣的文學評論界顯然不利於思想的成長。

思想局限於“散文”、“評書相聲”、“一件小事”的水平，是人類歷史早期文化的普遍現象，遺憾的是，整個中國歷史始終未能脫離這種只會敘述故事、缺乏抽象能力的時代。“愛國者”王力也許是對的，他指出，在“漢語一萬年的歷史”中“漢語的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構具有高度的穩定性。”¹⁹ 不過，對比德國洪堡特（Karl Wilhelm von Humboldt）的研究，也許後者的結論更令人信服：漢語和象形文字顯然是心靈發展受到局限的產物。

黑格爾在閱讀孔子的“著作”之後感慨道：為了孔子本人的名譽，他的作品還是不翻譯過來好——那些日常語錄，在德國是任何平民百姓都可隨口說出來的，怎麼就成“哲學”了呢？²⁰ 即使今天的中國，那些屢次在媒體被稱為“法學家”、“思想家”和“評論家”甚至“作家”的人們，也僅是“思想學舌者（翻譯家）”和“短文寫作者”，仍然遊手好閒於“象形”世界，而沒有進入“實體”世界。²¹

告別過去

要反省和終結這個雜文統治精神生活的狀況，應該意識到，人類的精神文化比這要深刻和複雜得多。蔡元培和魯迅的美感教育事業並沒有真正的根基，也沒有為漢語思想指明正確的方向。結果理性被阻擋和歪曲，而美育成為感情欺騙和道德自義。

如果我們願意因著時代和傳統的局限寬容前人，那麼，在經歷美感教育所帶來的各種消極後果之後的今天，實有充分的理由告別這一近代傳統。

蔡元培和魯迅的傳人們忽視了時代變遷對教育思想變革所提出的相應要求；在威權主義打壓下，固守著所謂“新文化傳統”，進行文化自衛，卻無法使近代思想物件化，更無法在教育思想上擺脫“巫變抵抗”的近代傷痕，走向超驗真理。“真理叫人得自由”（約八32），人的理性在這一自我解放運動中急需援助，因此，仰望來自上面的力量就成為“自由”的絕對依靠。

作者為海外學者，住加拿大。

註：

1. 1912年2月11日。
2. 轉引自《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陳學恂主編，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3. 同上。
4. “法華教育會”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最早的仲介組織。而蔡元培所謳歌的法國唯物主義傳統，正是自由主義大師柏克在《法國革命論》中深惡痛絕的。
5. 《中國近現代教育思潮與流派》董寶良、周洪宇主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書中提及，他欲專門寫一本‘以美育代宗教’的專著，因‘人事牽制，曆一十年之久而尚未成書’。
6. 《蔡元培全集》第五卷，中華書局。
7. 《中國近現代教育思潮與流派》董寶良、周洪宇主編，人民教育出版社。
8. 王國維也認為是倡導近代美育的先驅者。他的美育思想受到康得、尼采、叔本華等人的“啟發”。王國維說：“美術之務，在描寫人生之痛苦與解脫之道，而使吾儕馮生之徒於此極枯之世界中，離此生活之欲之爭鬥而得暫時之平和。”也許王氏自盡的悲劇可以作這個問題的注解：美育實現的內在“和平”是“暫時”的，它無法為哲學的深刻找到最後實體性的安慰。王的人生悲劇正是“美感教育”的理論悲劇。
9. 《國學常識》曹伯韓著，上海，文光書店。
10. 嚴復，《救亡論》。
11. 徐勳，《中國除害議》。
12. 唐才常，《時文流毒中國論》。
13. 這點梁漱溟對胡適“宗教觀”的批判正擊中了這個要害；不過他的“人生態度”同樣沒有提供終極安慰。參梁漱溟，《批評胡適之先生的人生態度並述我自己的人生態度》，原載《北京大學日刊》。
14. 如：陽朔抒情和社論體。
15. 《人生道路階段》，齊克果。轉引自《顛慄於不安：克爾凱郭爾個體偶在集》（丹麥）克爾凱郭爾（齊克果）著閻嘉等譯，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6. 同上。
17. 同上。
18. 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徐岩松等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 王力，《漢語史稿》，中華書局。
20. 《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德）黑格爾著，賀麟、王太慶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21. 《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威洪堡特著，姚小平譯，商務印書館。

十九世紀的傳教士與中美關係

賀璋琮



十九世紀末的美部會宣教士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旨在復興基督福音的“第二次大覺醒運動”在美國興起，各教派紛紛成立海外佈道事工。一八一〇年，“美部會”成立。¹兩年後，派遣傳教士赴印度傳教，開啓了美國向遠東的宣教。²一八三〇年二月十九日，傳教士裨治文（James Bridgman）與雅裨理（Rev. David Abeel）受美部會差派，乘美國商人的船隻抵達澳門，拉開了美國對華傳教的帷幕。

美部會在傳教策略上比較重視出版書刊、醫藥傳道等活動，注重與滿清仕紳的交往與接觸。

裨治文與林則徐

裨治文除於一八五二年曾回美四個月之外，在華服務達三十年之久，其中十七年在廣州，十三年在上海。在傳教外，裨治文還參與了英文刊物《The Chinese Repository》（譯為《中華叢報》、《中華叢刊》或《中國叢報》）的出版，向西方介紹中國的歷史、政治、風土人情和文化等。這本刊物自一八三二年五月出版，到一八五一年八月停刊，前後二十年，合共二十大冊。內有論說、書評、報導、時事、宗教消息等，各類文章共一千三百七十八篇，裨治文就寫了三百五十篇，可算主力撰稿者。

裨治文還參與創辦並負責“中國益智會”、“馬禮遜教育會”等教育機構，旨在將西方的文化和科學技藝介紹給中國。他也是發起醫療傳教的人士之一，擔任過中華醫療傳道會的副主席。除辦報、教育與醫藥傳教等活動外，他曾與林則徐、耆英有所接觸，並擔任過負責簽訂《望廈條約》的美國特使顧盛（Caleb Cushing）之譯員，實為早期中美關係的重要人物。在林則徐開展禁煙運動前後，《中華叢報》從宗教信仰立場極力反對鴉片貿易，譴責煙販，為中國政府禁煙運動辯護。一八三六到一八四〇年，禁煙問題最突出的幾年裡，

該報發表了四十八篇有關鴉片問題的專題文章，有相當部分譴責鴉片貿易，其中裨治文寫了十五篇。³林則徐在粵禁煙，曾令人翻譯西書西報，以窺測西人情勢與輿論，而以翻譯《中華叢報》最多，輯為《澳門月報》。

梁發的兒子梁進德是裨治文的學生，他精通英文。在林則徐到粵後，為林氏翻譯。藉梁進德關係，一八三九年六月十五日林氏在虎門銷毀鴉片，裨治文也被邀到場參觀。裨治文對林的銷煙給予高度評價，他說：“其全部工作進行中所憑藉之嚴謹與忠誠的態度，實遠出於我們意想之外，我們無想世上可有比這更見忠誠執行的任何事業。”⁴

裨治文對禁煙行動的支持與宣傳，無疑使林氏覺得其禁煙行動得到西方“正經商人”等輿論之認同。是以林則徐之堅決禁煙，與裨治文的交往有關。而美商亦通過裨治文瞭解，林氏雖堅決打擊鴉片貿易，卻保護正當商人，於是安心從事中美商貿往來。美部會傳教士經常把“關於鴉片貿易種種弊害的報告”發回國內，這些報告是形成國內輿論的有力因素，在鴉片戰爭前後，美國屢次向中國政府表示不支持鴉片貿易，就是最好的證明。

伯駕與林則徐、潘仕成、耆英

第一個來華傳教的醫生伯駕（Peter Parker），一八三四年十月抵達廣州，第二年在廣州開辦眼科診所，名新豆欄醫局，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所西式醫院。伯駕的外科手術效果顯著，分文不取地治病給藥，深得當地官紳商民信賴。根據伯駕的報告，開辦的頭三個月中，他收治了九百二十五人，一年後超過二千人。以後逐年增加，到一八三九年底，收治的人達七千人。病人主要是下層鄉民，但一些官員也前來就醫。⁵

林則徐患有疝病，到任廣州後，因勞累過度，舊病復發，苦不堪言，聽說伯駕的名氣後，想請他治病，但礙於朝廷命官身份，不便遷就。於是，伯駕特地為林建了編號為6565的病歷卡，此卡不僅記載了伯駕對林的資料，也記載了林曾請伯駕譯述瑞士人滑達爾（Emeric de Vattel）所撰的《各國律例》，並討教鴉片對人體的危害，及治療鴉片煙癮的方法等。顯然，林則徐是想通過和伯駕接觸，增加他執行禁煙任務的能力。伯駕答應幫助翻譯《各國律例》中的相關內容，還送林氏一份地圖、一本地理書和一個地球儀。據魏源《海國圖志》所載，伯駕翻譯的《各國律例》皆為節譯，對於林則徐瞭解世界法律慣例，處理中英外交事務很有幫助，可

由於時代與客觀條件的限制，傳教果效並不大，但在中美文化交流上卻發揮了重要的作用。Due to objective and contemporary societal restrictions the outcome of their evangelism was limited, though with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however, their efforts contributed tremendously.

謂中國最早的國際法譯本。⁶

隨著中英關係漸趨緊張，伯駕抓住給林則徐治病等特殊機遇，寫信給林氏，企圖調停中英衝突。信中提及，由於林則徐對“外國的法律和外國的強大”茫然不知，“採取了與友好國家習俗相衝突的措施，在不適當的程度上冒犯了英國”。伯駕覺得，必須用條約來規範中國和外國的關係，不過，林則徐並未重視這封信。林氏雖然是“中國開眼看世界第一人”，但他對世界的認識，還沒到接受與“英夷”或“美夷”訂立條約的地步，客觀上更沒有這樣做的國內政治環境。

通過治病，伯駕與清政府的官員潘仕成、耆英均有交往。潘仕成原本為十三行商人，因“與米利堅商人頗多熟悉，亦素為該國夷人所敬重”⁷，而被耆英調至衙署專理夷務，他後來還參加了《望廈條約》的一系列談判。潘仕成本人及父母都曾是伯駕的病人，⁸對伯駕懷有感激之情。兩廣總督耆英也是伯駕的病人。耆英因患皮膚病，曾通過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請伯駕幫助醫療，後又派隨從向伯駕講述病情。伯駕精心為他配好藥方，使其病情明顯好轉。耆英多次在公衆場合讚美醫藥傳教，並手書條幅“妙手回春，壽世濟人”，贈給伯駕。⁹

雅裨理與徐繼畲

徐繼畲在鴉片戰爭後不久任職廣州按察使。他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出版《瀛環志略》，這是中國第一部關於世界地理的書籍，該書採集西方地理的資料和方法，詳細介紹世界各地真貌，客觀敘述列國政情，打破以中國為天下中心的傳統觀念。

最早來華的傳教士雅裨理，由於身體的緣故，到爪哇、南洋等地傳教。第一次返美述職後，又二度來華，在澳門、廣州都有逗留，他是第一個進入閩南傳教的人，一八四三年遷往廈門定居。

一八四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徐在廈門會晤了英國首任駐廈門領事葛里布（H.Gribble），因雅裨理通曉華文華語和閩南方言，故充當徐氏與葛里布的譯員，他藉機送宗教書報，希望向徐氏傳揚基督信仰，由此開始與徐氏的數次交往。雅裨理認為，“（徐氏）是我迄今見過中國高級官員中最愛尋根究底的人。他詢問了許多外國的事情後，我們提出，拿一本地圖集，向他說明最感興趣的各地方和區域。對此，他欣然表示贊同。”

及至《瀛環志略》出版，全書載有雅裨理一名計有九次，其中有五則提述雅氏之意見。¹⁰而徐繼畲撰寫考略之時，論及美國民主政制及對華盛頓的讚辭，更非參引他書，而是雅裨理牧師直接的傳授。¹¹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費正清認為，徐繼畲是“滿清官僚政治下，具有外國人和他同僚

都可接受的美德的夷務專家，真誠的學者官員之一。徐在福建承擔與夷人聯繫的重大責任，遠遠超出他的實際職位。”¹²

衛三畏與中美《天津條約》

一八三三年，美部會派遣傳教士衛三畏（S.W. Williams）來華。衛三畏一度在廣州主持《中華叢報》的出版，他在該報上發表了一百一十四篇文章，篇數僅次裨治文。他還編《廣東方言發音字典》、《中文音節字典》和《中國總論》等，這些書籍被當時的外國人視為研究中國的必備工具書。衛三畏後來又去日本等地，一八五六年第二次來華後，辭去傳教士之職，專任美國駐華公使館的秘書兼翻譯，完全從事美國對華外交事務。

一八五八年，衛三畏和傳教士丁韪良（W.A. P. Martin）一起擔任美國首任駐華公使列衛廉（William B. Reed）的譯員，參與簽訂中美《天津條約》的談判，並在條約的簽訂中起了重要作用。衛三畏回憶說：“感謝上帝，我終於在條約中爭取到這一權利（傳教寬容條款）。在這問題上，我們可謂開風氣之先，當時中外簽訂的其他條約中是沒有的……後來，中英條約中關於宗教問題的條款，就是仿照我們這一條制定的。”¹³

丁韪良的外交活動

一八五〇年，丁韪良二十三歲，奉差派與其哥哥一起攜妻子來華傳教。他首抵廣州，略作逗留後，旋即抵寧波，自此以後，他在中國六十餘年。

丁韪良在中國的工作分為四方面：一是傳教，最初十年以在寧波傳教為主，¹⁴但成效不太大。二是譯介工作，一八六二年，丁韪良在上海著手翻譯美國法學家惠頓（Wheaton）的《國際法精意》，一八六四年冬天，該書以《萬國公法》為名刊行，是晚清第一本系統介紹國家法的譯著。丁韪良呈送此書三百部給總理衙門，該書的翻譯出版影響深遠，對中、日、韓三國國際法知識的獲得及譯名的確立，均產生了很大作用。

三是從事教育工作，丁韪良曾在北京開辦教會學校，但由於各種原因而不太理想。滿清政府設立同文館後，他擔任第三任英文總教習。同文館為新式教育的先驅，在中國教育史上自有一定地位。戊戌維新期間，滿清政府又設立了京師大學堂，被賞為二品頂戴的丁韪良，又被聘請為京師大學堂的總教習，雖然只有短短幾年，他一直都是盡心竭力。四是作為美國政府的譯員，短短兩年參與了美國對華外交工作，主要是參與簽定中美《天津條約》和一八五八至一八六〇年的兩次英法聯軍之役的交涉事務等。

一八五九年初，美國新任公使華若翰再次相邀丁韞良加入使團服務。丁韞良在使團任翻譯期間，比誰都更忙，因為他總是在談判閒暇時，向清廷官員散發自撰的《天道溯源》，講述基督福音。他還以多年經驗向華若翰保證“我的經驗是，我和中國人越自由地談論宗教問題，他們就會表現得越友好。”

傳教士來華本以傳播基督福音為重，但在十九世紀的中國，由於時代與客觀條件的限制，傳教果效並不大，但他們在中美文化交流，尤其在政治與外交關係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也許是其始料不及的。

作者為廣州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註：

1.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在華稱為“美部會”。
2. Olive Wendell Elesbree, *The Rise of American Missionary Spirit* (Williamsport Printing & Binding Co. 1828). pp. 111-113.
3. 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東教育出版社。
4. 參見林崇墉撰：《林則徐傳》，臺灣商務印書館。
5. *Chinese Repository* Vol. 8, p. 462.
6. 張勁革、邱在珏、張敏：《林則徐與國際公法》，福建教育出版社。
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459頁，天津古籍出版社。
8. 伯駕曾為潘父從每個鼻孔割出一大塊息肉。
9.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3, p. 302-303.
10. 參見李志剛：《從瀛環考略探究徐繼畲與美國基督傳教士雅裨理牧師之交遊》，《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二），臺北宇宙光。
11. 李志剛先生注意到徐氏《瀛環考略》最初手稿將“華盛頓”寫作“兀興騰”，而此前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國志略》和梁廷柅《合省國說》兩書均譯稱“華盛頓”，由此考出此論。
12. John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Vol. 1, p. 192. (Cambridge, Mass., 1964).
13. (美) 衛斐列著，顧鈞、江莉譯：《衛三畏生平及書信——一位美國來華傳教士的心路歷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4. 這一年六月，正是洪秀全、馮雲山下令各地上帝會成員，到廣西桂平金田村集合起義之始。

從《西遊記》

《西遊記》是一本家喻戶曉的鉅作，通過一系列不同的生命形象，可說演繹了不同的罪性對生命的捆綁，描繪了人在罪中的掙扎。

靈猴孫悟空

孫悟空，一個集天地精華的靈猴，一個充滿創造力的反叛者，一個被有限的形體約束卻有著無限權利欲望的野心家，一個用“心猿”來寓意的妄想狂，彷彿是幾千年來人類企圖突破自己的有限而進行的掙扎、苦鬥、失敗、再掙扎、再苦鬥、再失敗之生命縮影。

“孫大聖”因為有天地的靈氣而超然於其他衆生之上，又因著吃苦耐勞的奮鬥精神，建立起克服一切苦難的信心和勇氣。在他的天地中，可以說沒有他達不到的彼岸，在他的能力範圍內，沒有他征服不了的對手。由於中國文化中對“天”非人格性的認識，“欲與天公試比高”，以自身的形象來取代天的位格和權柄，就成了悟空天經地義的追求，“猴”定勝天，也是花果山水簾洞裡衆子民共同論定的“真理”。“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成為孫大聖生命中的七彩，充實了他不知怎麼打發的每天生活，也決定了他最終不得不失敗的悲壯。盲目的自大和奮鬥還能有所謂更美好的結果呢？

五千年來，孫悟空的角色形象，真實地寓意了中華民族對社會精英和英雄人物的推崇與盼望。歷史事實告訴我們，以某一個人的智慧和能力是無法戰勝個人的罪欲和世界的罪惡的。個人的奮鬥和時代的改革，終究逃脫不了“奮鬥，失敗；再奮鬥，再失敗”的可悲的命運。

丑角豬八戒

豬八戒在《西遊記》中是那

麼尖酸狡詐，有血有肉，七情六慾活龍活現，其人物形象比孫悟空更飽滿，比沙和尚更真實，比唐玄奘更平易近人，真是妙趣橫生，在讀者的心中引起強烈的共鳴。

豬八戒的形象像一面鏡子，從不同的角度折射出我們生命的陰暗角落，我們完全理解八戒在情色之中的軟弱，因為我們自己也是如此；我們完全理解八戒在食物上的貪欲，因為我們自己也是如此；我們完全理解八戒屈就於猴哥之下的不平與嫉妒，而由之產生的陽奉陰違、勾心鬥角、惡語中傷，因為我們自己還是如此。

在調侃的幽默烘托之下，八戒這個人物讓我們在笑聲之中解剖自己的生命，看到肉體的欲望是怎樣在我們生命中做王，使我們像小丑般暴露在人性不可克服的罪欲之中。幾千年來，孔孟之道希望用倫理和道德的教育來釋放捆綁在人心中的罪欲，然而正如八戒在良善和惡欲面前不由自主選擇下策一樣，不知不覺之中，罪已在我們的生命中作了王。

苦行者沙和尚

沙和尚，勤勞勇敢，吃苦耐勞，樸實無華，正是我們民族的寫照。在追隨唐僧的三個徒弟中，除他以外，沒有人願意去承擔那些繁重瑣碎的使命。孫悟空這精靈，永遠把自己浮在雲彩之上，成為衆目的焦點；豬八戒更不可能忍辱負重，默默無聞地付出；惟有沙和尚，不僅在危難時刻玩命似地挺身而出，並在大多數時候，寧可鞍前馬後，做一個雷鋒似的英雄。《西遊記》是不可能沒有沙和尚這個人物形象的，他是繼孫大聖和豬八戒之外的另一個窗口，讓讀者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到華人的本相。

《西遊記》看生命掙扎

王人義

然而，這個平實憨厚的人物，生命中有著揮之不去的罪債，因為他粗心大意，違反天規而墮入紅塵。掛在頸項的骷髏珠串，隨時提醒他，他曾殘害無數的生靈。的確，哪一個勤勞善良的中國人不生活在這樣的良心自責之中呢？我們勤勞善良，卻也魯莽、義氣用事，不知多少次違反自己良心的原則做出傷天害理的事情；我們也許沒有傷害過任何生靈，這並不等於沒有賊心想用最殘酷的方法傷害仇人，只不過是有賊心而無賊膽。沙僧的踏實與苦幹，實際上是希望藉背起服役的重擔，減輕心裡罪的重擔，用肉體的勞苦付出來洗刷生命中的罪污。

尋道者玄奘

唐玄奘，一個虔誠的宗教人，在日益衰落的社會現實中，以救苦救難的無畏精神，毅然承擔起道德提昇的責任。作為一個完美的佛教徒形象，他是無欲的。在情欲、食欲、物欲、權利欲的面前，他不像他的徒弟，需要扼制誘惑。不過，他的形象因為過度的理想化，反而失去真實感。

唐僧的生命可說代表著人性的第四個側面，即人性本質中的單純、良善、慈悲、自制及對人性完美的嚮往與追求。這些美好的特點，實際上應是人性的弱點。然而就是這樣致命的弱點，平靜而不妥協地與世界的邪惡較量，最後成為縛住蒼龍的繩索，成為引人入勝地的天梯。善良的中國人堅持相信這一點，只可惜社會現實從來都不是這樣。

唐玄奘九九八十一個苦難的歷程是有其目的的，但他追求的天堂或是西方極樂世界，只是基於神話情節中的虛構。《西遊

記》的故事中，展示著兩



個不同的天上國度，一個是以玉皇大帝為首的中天帝國，另一個是以如來佛為首的西方極樂世界。玉皇大帝的國度實際上是中華帝國封建統治的翻版，這個國度的生命體不僅有七情六慾，而且有權利鬥爭、武裝起義、明槍暗箭、生靈塗炭；而西方極樂世界也是天花亂墜中的幻象，依然像人的世界一樣，有著等級森嚴、虛偽狡詐、因功論賞。

《西遊記》也用隱喻的方法實照了唐玄奘生命的真實。他雖然持戒謹守，過清潔的生活，可是卻一次又一次地被魔鬼所勝過，只有靠舞刀弄棒的徒兒以惡勝惡；他雖然保持虔誠的敬拜生活，可是並不能保證自己敬拜的就是真正的敬拜對象，甚至中了邪靈的圈套；他帶領門徒走西天之路，本應調理好自己的弟子，可是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把他們推到殺戮生靈的處境之中。

反映對恩典的渴求

《西遊記》的人物無疑反映出，在追求信仰的路上，中華民族經過五千年的雲和月，依然發現人的智慧和能力何等有限，按該書的用語來說，即脫不了如來佛巴掌大的手心。

靈猴無法突破自己的有限而超越於另一個時空，就如人類一切試圖解脫自己的反叛和掙扎，

只不過使人更加看到自己的渺小。八戒在罪的面前一次又一次滿足肉體上的快感，同時一次又一次地在良心和世人的審判前羞恥難堪，可喻世人在罪的面前束手無策的通則。沙和尚的默默苦行，可喻任何人都不可用行動，使自己在良心的審判前獲得自由，解除內心的重擔。對於內心渴慕善、卻多次不得不從惡的唐大師，現實經常把他放在兩難的環境中，因此，他應該比任何人都深刻感受到，立志為善由得他，只是行出來由不得他。

《西遊記》中，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總在唐玄奘師徒有難時從天而降，成為恩典的化身。釋家思想中這種近乎「恩典」的暗示，使內心深處渴求恩典的中國人得到啟發。觀世音大慈大悲的恩典形象，在中國人的想像和渴慕中得到加強和再造，幾乎成為母親的形象，充滿慈愛和恩典地走進信徒的信仰中，甚至取代了釋迦牟尼的地位。

我們渴望生命的恩典，但恩典絕對不應該是自己通過一種靈意包裝，然後回贈給自己的禮物。恩典的賜予者必須來自主宰宇宙萬物的真神。沒有誰願意把自己看為寶貴的東西送給人，除非有著刻骨銘心的愛。這位世界獨一的真神，因著對世人無與倫比的大愛，把成為肉身之神的兒子耶穌基督賜給了我們，使我們能看得見、摸得著。這恩典就是，耶穌基督主動地承擔我們的罪債，並帶著我們的罪走上十字架，經歷死亡，使我們因相信祂的救恩而被神看為義人，坦然無懼地與被稱為天父的真神聯合，將來還要像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一樣，進入與神同在的國度。

作者來自中國大陸，現在加拿大牧會。

沒有出路的激情

電影〈青紅〉解讀

石衡潭



充分表現出其力量與華彩。在成長的過程中，生命會因各種力量與情勢的相摩相蕩迸發出激情；一個社會發展的進程中，也同樣會潛藏渴望奔湧的暗流。激情是欲念的嘶鳴，也是願望的吶喊。當不同激情相遇時，更會激起滔天的巨浪。

〈青紅〉精彩地呈現了被激情裹攜、又找不到出路之人的痛苦與掙扎。壓抑的環境、屈辱的經歷是培育激情的最好溫床。青紅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與條件下成長的。對她而言，外在的自然與社會生活環境並不是那麼難以忍受，她完全能在生活的小山溝裡，找到屬於自己的歡樂，但是她的家對她卻是一個非常憋屈的小環境。

父親老吳從大城市來到貴州的山溝，覺得耽誤了青春，十分委屈。當初來貴州是青紅母親一時的熱情，所以作妻子的一直對丈夫心存內疚，在他面前總是小心翼翼，忍氣吞聲。老吳的失落感與憤懣不平為全家蒙上了一層陰影。他的惟一願望、最大生命激情，就是回到上海。為了實現這願望，他強迫女兒按照他的方式來成長，要她心無旁騖，努力學習，考上大學，回到上海。

但是青紅和父親並不一樣。青春的生命還沒有那麼多現實的算計與考慮，所需要的是自由的空氣與成長的快樂，朦朧的愛情更是不可或缺。但這種少女正常的渴望，在父親心中卻成了實現計劃的最大障礙與威脅。這樣，兩股不同的急流展開了搏鬥與較量。

父親監視女兒的一舉一動，甚至像押解犯人一樣，每天跟著女兒上下學，她則以逃到同學小珍家來周旋；父親想要女兒在家看書，她卻謊稱要聽高考輔導報告，偷赴了一場地下舞會；父親以編造病假條剝奪女兒實習的權利，斬斷她與男友小根的聯繫，女兒則以絕食誓死抗爭；父親最終以率全家離開山溝實現他籌謀已久的計劃，而女兒卻以沈默與無奈埋葬了自己少女的激情。

〈青紅〉的導演王小帥，是中國第六代導演群的領軍人物。一九六六年出生於山東，一九八九年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一九九二年自籌拍攝黑白片〈冬春的日子〉，在國內審查沒有通過，卻在希臘國際電影節上獲大獎。牛刀小試，聲名鵲起。一九九七年執導的〈扁擔·姑娘〉仍未獲准在國內放映，卻入圍了戛納電影節；二〇〇〇年執導了〈十七歲的單車〉，此片為他贏得二〇〇一年柏林電影節銀熊獎；二〇〇三年執導的〈二弟〉，又入圍戛納電影節“一種注目”單元。

王小帥的電影以對底層乃至邊緣人物的關注見長，細緻真實地反映當代現實。他所拍攝的〈殘酷青春系列〉雖長時間不被主流媒體和文化認可，卻獲得專業人士的好評和國際影壇的關注。二〇〇五年五月，王小帥攜最新力作〈青紅〉再次進入第五十八屆戛納電影節，並一舉奪得評委會大獎，載譽歸來之後，國內電影市場終於向他敞開。二〇〇五年六月，〈青紅〉在各地影院熱映，對王小帥的訪談登上了大小報刊雜誌，至今，關於〈青紅〉的談論仍餘波未息……

奔騰的激情

如果生命是一條河流，激情就是其中的湍流或瀑布。後者由前者所積蓄和預備，而前者則由後者

夢碎的上一輩

其實，老吳年輕時也懷抱著與青紅、小根一

《青紅》精彩地呈現了被激情裹攏、又找不到出路之人的痛苦與掙扎。 The movie "Qing Hong" clearly demonstrates the pain and struggle of those who have been dominated by their passions and cannot find any exit.

樣的青春激情，奮不顧身的熱愛戀人與事業，放棄上海的優越生活，追隨妻子來到貴州的窮鄉僻壤，從事三線建設。那時，他也是父輩觀念的反叛者——這種反叛一直沒有得到原諒。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向父輩認同了。青春激情向世故經驗低頭，飛揚夢想向堅硬現實屈服。

一旦回到現實，貴州與上海的巨大反差就清晰呈現。一個人如果從來沒有經歷過更好的生活，就不會有改變現狀的願望。青紅和小根便是如此。如果一個人看不到有任何改變的可能，也會自認倒楣、命苦。然而，新時代提供了改變的可能，也讓人嘗到改變的甜頭，從而積聚起新的激情。老吳就是這樣。他覺得眼下的生活簡直不能忍受，一心要回上海，因為“我是從上海來的，我的兒女必須回到上海”。其實，這理由並不充分，話裡包含著上海人的自傲，和對當地人的鄙視。這種激情是變形的，是經過長期自覺憋悶的生活，形成的一種現實的算計、得失的權衡。

老吳的同事同樣有青春失落感、回歸情結。這種厚重的悲劇氛圍，給年輕一代帶來了揮之不去的壓力。他們有自己的歡樂，就像那不時飄盪的手風琴聲。但這琴聲卻常被生活的瑣碎打斷，而且不論旋律多麼悠揚，經他們演繹出來，都帶上絲絲的憂傷。在呂軍的婚禮上，他們和著琴聲唱出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也不是對現實生活的謳歌，而是對往日時光的回憶。與之相呼應的，則是被迫成婚的新郎那憂鬱不安的眼神。這些人的希望，就是從收音機裡聽到外面世界的精彩，還有那些最早出走者帶回來的各種各樣新鮮資訊。

反叛的下一代

小根的所作所為，是對青紅父親輩的反動。他的想法是：為什麼上海人一定要回上海？為什麼本地人就不能娶上海人？他與青紅原本只是很自然、很平常的少男少女戀情，但在高壓之下，演變成了一種不可遏止的反叛激情。越是不讓見，他越想見；越是不讓得到，他越想得到。終於，在他能夠與青紅相見的那個夜晚，他的反叛激情壓倒了對青紅的憐惜之情：他強暴了她，讓她成為她父親邏輯的犧牲品，而他也為這種反叛激情付上了沈重的代價——先被憤怒的老吳追打，後被以強姦罪判刑。

高壓產生激情，也製造悲劇，但輕鬆的環境並非就沒有危險。小珍和呂軍的故事則展示了另一種青春的煩惱。他們是在自由的環境下成長，小珍的輕鬆來自於父母通情達理，呂軍的自由則是由於父親年老多病。小珍因自由而有出格的行為，而呂軍則讓農場姑娘懷了孕。他們都為自己的自由或任意而付上了代價：呂軍被迫與那個他並不真愛的農場

姑娘結婚，而小珍也失去了少女的童貞。

成熟的激情之路

老吳認為，自己從教訓中得出的結論是絕對無誤的，小珍的出事更堅定了他的決心。所以，他不惜以更嚴格的手段，來避免女兒重蹈覆轍。殊不知，這樣做不僅於事無補，而且適得其反。每一代都有自己的夢想與激情、經驗與教訓，它們之間可以互相通約，但是，不能互相取代的。前一代的經驗再好，後一代也無法照搬；前一代的教訓再深，後一代也需要從頭經歷。經驗也好，教訓也好，都只能成為摸索的拐杖，不能作為明確的指引。

遺憾的是，我們往往只願相信自己的經驗，並將之積聚為激情。我們被自己的夢想所激動，被自己的激情所驅使，卻不知道這激情會帶我們到何方，也不知道如何來駕馭它。每種激情都是可貴的，都有自己的理由，但每種激情又都是盲目的，都有極大的破壞性。如果說青紅和小珍是年少無知、樂不思蜀，那麼老吳等人真的就是明心見道、迷途知返嗎？非也，他們所懷抱的都是不成熟的激情。山花爛漫的村落縱然只是寄居之地，可喧囂浮華的都市就是永恒家鄉嗎？

青紅在山坡上與小根幽會而遭強暴的時刻，正是老吳他們商量如何出走的時分；這表明一種激情可能不自覺地給另一種激情創造了時機與條件，甚至成為其導火索，造成致命的後果。生活往往就是如此殘酷。“青紅”這名字就是不成熟的激情象徵，青紅的果子還沒有真正成熟，它是酸澀的，令人難以下咽。

這部影片展現的是兩代人觀念與激情的碰撞，其實也是整整一個時代的痛苦與呻吟，而這一切都是不成熟、沒有出路的。影片最後，老吳歷盡劫難，但還是要率全家作生死一搏；帶著心思各異的全家人奔向遠方。激情猶在，但已是強弩之末。我們不知道他們會去哪裡？結果如何？只知道他們在路上。這是激情支配的人生之共同命運。

從上頭來的出路

如果說生命是一條河流，就會有其河道；如果說它是一棵果樹，就需要人精心的澆灌與培育。聖經強調父母有管教兒女的責任，“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二十二6）兒女也有聽從父母管教的義務。“衆子啊，要聽父親的教訓，留心得知聰明。因我所給你們的是好教訓，不可離棄我的法則。”（箴言四1~2）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要求是一致的。

不同的是，在基督信仰中，父母對兒女的權威是相對的，對兒女的管教也不是任意的。“你們作

內心憑激情、外在看環境，都不能使人踏上正道。惟有舉目向天，清心求神，才會找到人生的真正目標。Man cannot walk on the right path by following the urge of inner passions nor by looking into external environments. Life's purpose can only be found by seeking God with a pure heart.

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以弗所書六4）兒女聽從父母，是“要在主裡”；父母警戒養育子女，也是要照著“主的教訓”。都是以主為中心、標準和最高權威。這就是說，縱使聽從父母，也要看父母的話語是否合乎主的教導；縱使孝敬父母，也要看這方式是否合乎主的旨意。

父母正確的教導，也應該講究方式方法，而不能不顧兒女的感受。“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恐怕他們失了志氣。”（歌羅西書三21）神創造的每個生命都是獨特的，在教育兒女上，父母也要尋求神的心意，把兒女引到神的面前。

影片中，老吳那一代把時代潮流當作自己的使命，結果卻發現蹉跎了歲月，耽誤了青春。時代潮流是由許許多多的因素鼓盪起來的，可能符合神的心意，也可能出於人的驕傲。在那樣一個高喊“人定勝天”、“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年代，它自然是屬於後者。而青紅一代成長時，正是新的浪潮方興未艾的時刻。他們沒有上一代的政治豪情，也沒有得到父輩創造的良好環境，在各種壓力的夾縫中，他們不明白自己生命的目標與意義。一方是父母逼著兒女實現自己未盡的願望，一方是兒女強烈地反抗父母的意志，兩者都不在神的心意裡，以致釀成了慘劇。

對於所處的環境，兩代人同樣沒有合理的瞭解認識，也沒有正確的應對。老吳一代恨惡偏僻閉塞的窮山溝，日夜盼望回故鄉；而青紅一代則留戀花草芬芳的溫柔地，否認他鄉是故鄉。從聖經的教導來看，上海或貴州都不是人們的永恒家鄉，人們也無法在塵世建立天堂。世界只是人們的逆旅，人們只是世界的過客。但是，基督教仍然肯定世界的價值，即使它已經被人類的罪惡所污染，卻依舊是神精心的創造，也在神的看顧護理中。無論處在窮鄉僻壤，或置身繁華都市，都有神的美意。也許神是要磨礪你的意志，錘煉你的品格；也許祂是要你作鹽作光，照亮周圍的人，讓他們得到安慰，看到生命真光。明白了神在個人身上的旨意後，就能坦然面對任何環境，也能從容處理任何變故。

內心憑激情、外在看環境，都不能使人踏上正道。惟有舉目向天，清心求神時，才會找到人生的真正方向、生命的真正目標。“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箴言三5-6）

作者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從事基督教研究。

新書預告

《恩福靈筵——馬太福音》



馬太福音被放在新約的第一卷，絕非偶然。它的內容明顯揭示新約的真理是承襲舊約，把神的救恩跨越種族的普世性呈現出來。此卷書文筆簡潔、精練。對彌賽亞的高度興趣，使作者對此多有著墨。「登山寶訓」幾乎是傳統西方家喻戶曉的處世箴言，人類道德規範的金科玉律。雖然馬太的寫作對象是猶太人，難免披露猶太民族情結和較狹窄的觀點，但他也盡量讓讀者明白，基督救贖的範圍涵蓋全人類。陳宗清牧師著、校園書房出版社出版的《恩福靈筵——馬太福音》，清晰扼要地闡釋本卷書，值得我們參照閱讀。本書將於二月在台灣發行，北美約四月可拿到書，歡迎索取，建議奉獻\$12.00。

索閱單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 Mrs. Ms. Dr. Rev.

收件者（中文）_____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_____

(Country) _____

(Tel) _____ (Fax) _____

(e-mail) _____

以下項目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

- 恩福雜誌第__期以後（一年四期成本約15美元）
- 《恩福靈筵——馬太福音》__本（建議奉獻12元）
- 《恩福靈筵——使徒行傳》__本（建議奉獻10元）
- 《恩福靈筵——羅馬書》__本（建議奉獻8元）
- 《恩福靈筵——啓示錄》__本（建議奉獻10元）
- 《宇宙本體探究》__本（建議奉獻15元）
- 《尋夢者》__本（建議奉獻13元）
- 《衝破靈界的黑暗》__本（建議奉獻10元）
- 《基督教與中國》第二輯__本（建議奉獻8元）

奉獻支票請寫給：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請寄至：701 S. Atlantic Blvd., Suite 303,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S.A.

無限恩光憶華年

李民舉



回首成長坎坷路

我出生在河南省郊縣北部，一個富有歷史與人文氣息的小山村，曹溝。相傳三國時期，曹操曾在此“秋冬射獵，春夏讀書”，因此被稱為曹溝。那裡分佈著很多文物古蹟：東南十餘里，是著名的水泉新石器文化遺址，距今七千多年，是中國古代最早的農業文明遺址之一；東面七、八里路，有個叫吳莊的小村，是唐代畫家，人稱“畫聖”吳道子的老家；西面十多里的山坳裡，埋葬著宋代文學家蘇東坡兄弟；村西連著一個千年名鎮——神屋，歷史上是陶瓷手工業中心，宋元時代，這裡生產一種瓷器，稱為“鈞瓷”，鈞瓷的釉色因為複雜的窯變機理，展現出各種各樣的色彩，流傳著“家有萬貫，不如鈞瓷一片”的諺語。村西的一處佛教寺院，相傳建於北魏時期，寺院裡一顆巨大銀杏樹，需要三個人才能合抱，高三十多米，非常壯觀。

我的童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過的。祖父母在大躍進期間（1958—1960）餓死，大伯父是我們家的代表人物，常常被拉出去批鬥。父親因為有一技之長，得以在神屋的陶瓷工廠找到一份差事，免了文革的磨難。少年時代的經歷，使我對人生充滿了悲觀失望。人與人之間沒有信任，把對方想像成魔鬼，最終自己也變成了魔鬼。

一九八一年秋天，我步行四十華里，到郊縣縣城讀高中。因為從來沒有學過英文，被編在最差的班中，被戲稱為“渣滓班”。我很用功學習，三年後上了北京大學。畢業後繼續深造，得到了完整而系統的學術訓練。此後留校任教，沒有節日、沒有假日，除了吃飯睡覺，就是讀書、寫論文、作田野考古調查和發掘，這樣發表了幾篇不錯的論文。我相信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努力奮鬥，就可以實現自己的夢想。我心裡很驕傲，幾乎目空一切，根本不知道我們原來是天父的兒女，也不知道祂在我們身上的計劃。

反思馬學與儒學

我花了很大力氣學習馬克思主義，雖然沒有加入中國共產黨，但是覺得自己的思想境界似乎比共產黨還共產。我的專業是考古學，中國考古學的理論基礎是達爾文的進化論，老師詳細地講解從猿到人進化的各個環節。在達爾文進化論基礎上，馬克思提出人類社會是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一步步進化。人民群眾是歷史的火車頭，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階級鬥爭是推動歷史發展的機制。這

就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他把歷史研究納入理性的

軌道中，是歷史科學的里程碑。成為基督徒以後，我才真正理解，過去幾千年的人類歷史，無非是一代又來，一代又去，日光底下並無新鮮事。從個人而言，終究面臨審判。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也是一樣。人生的意義在於經歷神，見證神，榮耀神。

我受儒家的思想影響也很深，由於大量接觸古代文獻，耳濡目染，“側身天地一儒冠”曾經是我的理想人格。文天祥被殺以後，人們在他的衣縫裡發現了“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幾句話，讓我感動得不得了。北宋大儒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我的座右銘。修身齊家治國的願望是好的，可是行出來實在是太困難。我常常處在靈與肉之交戰中，沒有平安。正像使徒保羅所說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靠著耶穌基督的大能，罪不再轄制我，這種不犯罪的自由，是來自耶穌基督的。唯有耶穌基督，才是救恩的源泉，離開了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人類無法從此岸世界向彼岸世界飛躍。

經歷神蹟與救恩

六四事件使我從馬克思主義的狂熱中清醒過來。此後數年，我一直處於苦悶彷徨。人類的希望到底在哪裡？“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當時幻想自己有一天會長出翅膀，飛出這個古老的土地，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一九九七年，終於有機會來到美國，沒想到這一看就是八年。更沒想到自己會受洗歸信基督，成為基督徒。在耶穌基督裡，我真正看見了人類的希望。

直接促使我信基督的，是發生在出國前的一九九六年十二月。有天夜裏，我同父親出門過馬路，有人從後面開車過來，把父親撞傷。父親昏迷了七天，醫生用盡辦法來挽救，都沒有效果。在離開醫院回家的公共汽車上，我求告神來幫助。我把自己知道的神想了一遍：佛祖、太上老君、觀音菩薩，覺得這些似乎太假了，於是有個聲音在我心裡說話，讓我求告耶穌。我想總得許個願，不能白使喚神。我有什麼呢？這時候我看見自己真正一無所有，實在沒有什麼可以用來跟神講價。我所有的只有自己的信仰。我就說：“神啊，如果你能在這樣的情況下挽救我的父親，我就把自己的信仰交給你。”那是我第一次求告神，神也真的聽了我的禱告。第二天，奇蹟發生，父親居然醒過來了，並且

我求告耶穌，但想總不能白使喚神。我看見自己，真正一無所有，只有把自己的信仰交給祂。
While I prayed to Jesus, I thought I should not ask a favor without making a promise in return. Yet having nothing in myself, all I could do is placing my faith in Him.

很快康復。但那向耶穌許的願，我很快就忘掉了。

感謝神的奇妙帶領，一九九七年我因為學術交流活動來美國，有機會到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聆聽神的話語，參加「青草地」查經班。兩個月下來，雖然對基督教的很多問題沒解決，但神還是拯救了我，讓我信靠祂。我決志信主，成為神國的一員。直到今天，我還是不理解神怎樣在六天裡創造世界的，但我相信《聖經》中講的創造論是真的。

活在聖潔亮光中

成為基督徒以後，我在聖靈的引導下，重新審視中國的歷史。中國不是沒有深刻的思想家，其實他們不斷反思，企圖把中國文化帶領到一個新的高度。然而他們的努力失敗了。我們列祖列宗的楷模是忠臣孝子，幾千年來思維在這個框架裡沒有出來，與基督教的“榮神益人”相去太遠，這是我們文化的病根所在。

接受基督以後，神的恩光常常照亮我，給我力量，讓我看見自己的罪。我是個容易發怒的人。外面看來還不錯，同事們也覺得我是個心底平和的人，其實不然，我常無緣無故的發脾氣，對太太發，有時候對孩子也發，家裡沒有平安。耶穌基督讓我看見祂才是世間萬有的主，作為祂的僕人，我豈可在祂面前吆五喝六呢！我求神赦免我的罪，神也真是幫助我，讓我有愛心和忍耐對待妻子兒女。在中國時，我們有一個兒子，按照計劃生育政策，一對夫婦一個孩子，覺得天經地義，再也沒有奢望。歸信耶穌後，我太太又生了一兒一女，現在五口之家，樂也融融。

我曾經禱告神說：“神啊，什麼時候到你裡邊看看多好”。現在我好像被神帶到了耶路撒冷的城門外邊，祂讓我走進去瞻仰聖殿的華美。我的心情既興奮又害怕。一如當年使徒彼得看見耶穌大能彰顯時的情景，“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可是主偏偏抓住我這個罪惡愚頑的人不放。我終於明白，除了把自己完全交託之外，再沒有其他選擇。

靠神奔跑前路程

二〇〇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我太太生第三個小孩時，由於醫生疏忽，導致產後大出血，情況非常危急。我們急切禱告神，整個教會為我們禱告，牧師也來醫院為我們禱告。神賜給我們出乎意料的平安，我太太平平安安的出院。從此在讀經禱告時，我常想起一節經文：“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祂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路四18、19）我知道是聖靈催逼我做傳道人。其他方面的印證也很清

楚。我同太太商量，沒有想到她非常支持。我申請 Gordon-Conwell 神學院，事情異乎尋常的順利。神的信實讓我歡欣。

我們的神看顧卑微的人，我願靠神的力量，奔跑前面的路程。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現就讀 Gordon-Conwell 神學院。

文學護教大師 魯益師

編輯室

《納尼亞春秋》童話集的作者魯益師 (Clives Staples Lewis)，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傑出的文學護教大師。他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出生於英國 (愛爾蘭的 Belfast)，父親為推銷員，有一大他三歲的哥哥。母親 (牧師之女) 在他十歲時過世此後，兩兄弟被送進寄宿學校。他極不喜歡那集中營式的學校，不過，卻愛上閱讀北歐與希臘的神話。



中學期間，他揚棄了幼時的基督教信仰，轉向無神論。一九一七年，他進入牛津大學。入學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打斷了他的進修，他自願入伍，到法國參戰，一年後受重傷回來。復學後，他以第一名畢業，獲選為牛津大學英國語文院士，受邀擔任教席近三十年。後來又在劍橋大學任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文學教授近十年。

在牛津任教時，兩位優秀又虔誠的教授與他成為好友，引導他再度皈依基督。除了教學之外，他勤於寫作，首部著作 The Pilgrim's Regress (1933) 講述自己的信仰歷程。接下來諸多作品，不單使他在宗教界揚名，也得到學術界的器重，民眾更愛讀他的小說。他並在電台主持節目，他的論點豐富深刻又詼諧，廣受聽眾歡迎。

五十歲後，他開始寫兒童著作。起先不被評論家看好，但後來卻成為老少咸宜、流傳最為久遠的一套書。之後，他的著作量減少，因忙於照顧得癌症的妻子 (他們於 1956 年結婚)。一九六〇年妻子去世後，他的健康也日益欠佳，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辭世。

隨著「納」影片的發行，過去幾個月已有超過三十本論魯益師及其作品的新書問世。其中，曾與他生活一段時間、他的義子 W. H. Lewis 所著《Jack's Life: The Life Story of C. S. Lewis》將這位大師最樸實地呈現出來。他的結論溫柔地說：「他是我一生所見最好的人，我直到今天還非常懷念他。」



(上接封底)

這部根據五十年前出版的兒童讀物拍攝的奇幻影片，由震撼的德軍轟炸倫敦拉開序幕，接著幾個快速的鏡頭，簡明地刻劃出四名孩童的個性。全片畫面優美，毫無冷場。進入魔術衣櫥後的納尼亞世界，人羊、海狸、豺狼、人馬、人牛、巨熊、樹精、鷲獅，個個生動逼真，是好萊塢四家頂尖公司合作打造的傑作。最後正邪對抗大戰，更藉特效製造了宏大壯觀的場面。彼得帶領五千正義之師，迎戰三倍兵力的白女巫。兩軍相接、混戰一處、長劍如毛，令人嘆為觀止。導演紐西蘭人亞當森（Andrew Adamson）曾獲奧斯卡最佳動畫導演獎，³他在片中展現的才華再度折服觀眾。

有位影迷寫道：「如果有人不喜歡這部電影，只可能有一個原因——不喜歡這個故事。」這評語是有原因的，因為魯益師寫這套童話故事，本意便是以寓教於樂的方式傳達信仰。迪士尼和華爾登媒體公司去年選拍這部片子，一方面可能是因近年〈魔戒三部曲〉與〈哈利波特〉兩套奇幻影片票房非凡，⁴另一方面，去年宗教影片「基督受難記」也出人意料的轟動。⁵因此，結合這兩種特色於一身的這本老書受到影界的青睞，也就不足為奇了。

亞當森執導此片，並非因他看重其中的宗教意義。其實，他甚至一直在迴避這個問題——或許一旦遭貼上「宗教影片」的標籤，即會受排擠。他只提到：「如果讀者在原著中可以感受到那種精神上的暗示，我深信，他看了電影之後，同樣會體會到這種精神暗示。」不過，他強調：「這部影片也是告訴人寬恕的重要性。……事實上，這也是當今人們最需要的主旋律，因為如今世上的人太缺少寬恕的信念和勇氣了。」

很多《納》迷曾擔心亞當森會否糟蹋原著。魯氏十分鍾愛這套表達他對信仰與人生之詮釋的叢書，他絕不會願意讓電影藝術改變自己一手打造的奇幻故事。⁶幸好亞當森也熱愛這個故事：「記得在小時候，這本書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此片推出後，全球的《納》迷都鬆了一口氣。

當然，為了講求效果，影片總會改動原著。例如，片中增加了孩子們在冰河上與豺狼的驚險遭遇戰。最後正邪大戰也佔了二十分鐘，有許多慘烈的鏡頭。相形之下，原書所強調的則是意境的美，與對白的哲理脈絡。全書一百七十餘頁，只用到兩頁講到戰爭。

又如，獅王阿斯能（Aslan）是原書的重心，吸引了所有角色的目光，可惜電影略予簡化，使得觀眾難以深刻領會牠的威儀，亦難和牠建立起感情。女巫的角色反而被強化。不過，阿司能甘願親自替代背叛者受刑，在受屈辱、受死時毫不反抗，後來出乎意料地復活，展示出牠有勝過死亡的權柄；這些原書的重點情節，電影都忠實地保留。

有人稱本片為兒童版的「基督受難記」，也不為過。魯氏的確賦與阿司能基督的形像，刻意藉此超越時空、充滿驚奇、想像豐富的故事，把上帝救贖罪人的真義傳遞給下一代。而〈納〉片的成功，無疑意味信徒多了一項承載信仰的傳媒工具。

據說，一九二六年牛津大學一次例行的教師聚會，改變了文學界的軌道。若不是那天魯益師對托爾金（J. R. R. Tolkien）的《魔戒（Lord of the Rings）》手稿給予鼓勵，他可能不會寫完這原為哄兒子睡覺所編的故事，更不會發表系列的書。⁷而魯益師也不會得著靈感，寫《納尼亞春秋》，用奇幻文學來表達信仰。這兩位敬虔老友的心血，幾十年之後竟又前後在電影界大放異采。⁸

由於後現代意識高漲，二十一世紀的人已經脫離理性與科學主義當家的思維，給心靈騰出更大活躍的空間。超自然的事不再被視為不可能發生，許多人擁抱不同形式的宗教，因此這時代被稱為「靈性世紀（the age of spirituality）」。在如此的背景下，難怪〈納〉片的題材會重新受歡迎。

納尼亞的故事或許還會繼續出現在大銀幕，而這故事透過阿司能所要影射的真正主角——宇宙的萬王之王、全然得勝的救世主，才是一切故事的實體。祂的能力無限，祂的大愛無盡，祂的智慧卓越，祂的計劃奧妙無比：從創世、救贖、到新天新地，將一切事安排得天衣無縫。那才是真正最精采的故事！

註：1. 摘自《獅王·女巫·衣櫥》，基督教文藝，104頁。 2. 《納尼亞春秋（Chronicles of Narnia [或譯「那裡亞」]）》一套七集，魯益師（C. S. Lewis, 1898-1963）自1950年起，每年出版一本，於1956年出版的最後一本《最後之戰》，獲得當年最佳兒童讀物獎。全球總銷量超過一億冊。 3. 〈綠巨人（Shrek）〉系列。 4. 《魔戒三部曲》影片全球總收入二十八億，獲得Academy Award二十四項提名，十七項奧斯卡獎。 5. The Passion of Christ於2004年二月上映，全球總收入六億一千二百萬。導演梅爾·傑克遜是天主教徒，拍攝該片，是出於懺悔的動機。 6. 魯氏寫本書，原是為自己的興趣。「我寫的書，是我本來想看的。……別人沒有寫我要看的書，所以我必須自己寫。」他認為，寫童話故事是很有道理的，「因為童話故事是最好的藝術，能表達你想要說的話。」（譯自英文原著作者介紹） 7. 《魔戒三部曲》將愛恨情仇載入於一個魔幻神奇的遙遠世界，氣勢磅礴。它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衍生出一種全新的文學類型：奇幻文學。此後，無數的小說、錄影帶、角色扮演遊戲、電玩、漫畫或是電影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它的啟發，一個前所未有的蓬勃市場由此誕生。 8. 巧合的是，亞當森導此片，受益於同為紐西蘭人的〈魔戒〉導演Peter Jackson，而兩人亦為朋友。





那最精彩的故事

蘇卿

「過一會，他們又微風中盪漾，有如逝，不過短短幾月。……他們才發生這種奇地，完全是女知她的魔法

〈納尼映，

置身茂密的鮮花叢中，滿眼萬紫千紅，紅花綠葉在一條錦繡琳瑯的花河。他們看到冬天竟會如此消小時，整個林野就從嚴冬突然跳到鳥語花香的五也和女巫一樣，不敢斷定是不是因為阿司能來了，蹟，可是心裡都明白，這地方之所以變成冰天雪巫的魔法作祟，如今看到這樣奇妙的春天，可想而一定出了什麼毛病。」¹

二〇〇五年聖誕假期間，斥資一億五千美元的影片亞春秋——獅王、女巫、衣櫥〉，² 十二月第二週末首佳評如潮，全球總收入立即超過一億美元。（下轉25頁）



恩福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701 S. Atlantic Blvd., Suite 303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S.A.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MONTEREY PARK
CA
PERMIT NO.70

地址變更，請即通知本刊，謝謝！